

聖教雜誌

目 要

編者的言

天主教與讀書運動

教皇庇護十一世論公教司鐸

公教人士參與非公教事業問題

耶穌傳

聖教會對於聖依納爵之神操會典

聖跡叢談

西班牙之內戰

趙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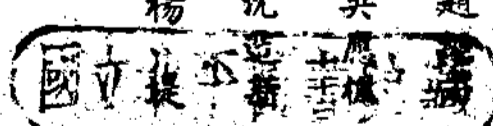
沈

楊

景

瞻

潘振華



●收買志書通啓

逕啓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二千三百多部。惟尚有所缺。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尤屬寥寥無幾。各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搜。不勝感激。若得此種志書。請將書名卷數册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開單見示。端此佈達。順頌台祺。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

◎本誌論文凡不注明^徐聖教雜誌及作者名字概不准轉載請注意

●收買宗譜

吾國大家名族往往有家譜之刊印，此亦有補於國史者也。本樓有鑒於此，除收集各省府縣志外，今又搜覓宗譜，請閱報諸君，或托舊書坊，或向各地紳商詢問，代為採訪。文化為傳教至有效驗之方法，諸君可與敝樓合作，以愈顯主榮，想諸君必樂予贊助也。又各省方志望多為採訪。

徐家匯藏書樓啟

本 社 特 優 待 定 戶

為紀念本誌二十五週，特定優待新訂戶辦法，凡購上年本誌全年者，本國只收一元。

一、須現銀訂閱；

二、須自民國二十五年一期起；

如蒙定閱，可用郵票代資，郵費寄至本社。如匯款，請寫明上海徐家匯郵局。

我們的教育 全年十期，報費八角。徐匯師範出版。

聖體軍月刊 全年十期，五角。徐匯師範出版。

滙學雜誌 全年十期，五角。徐匯中學出版。

聖心報 全年十二冊 報費五角

●本社出售新書

社會學概論 售洋四角，郵另加。

社會經濟學概論 二角五分，郵另加。

探源課本 再版，木價四角，郵另加。

公民課本 第一冊 原行編 售二角半 郵另加。
第二冊 法制經濟 售二角 郵另加。

小英雄 三角半 十字架影 二角半 郵另加。

彌撒和教友的生活 三角，郵另加。

●本社緊要啓事

土山灣出版之 *Pfeifer's* 所編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法文書已由本社翻譯本社保有

版權務請注意

240.5
155

REVUE CATHOLIQUE

誌 雜 教 聖

期 一 第 N° 301 卷 六 十 二 第
月 一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目 要

中外大事表	教中新聞	西班牙之內戰	聖跡叢談	聖教會對於聖依納爵之神操會典讚美	耶穌傳	公教人士參與非公教事業問題	教皇庇護十一世論公教司鐸	天主教與讀書運動	編者的言
	第二次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盛況 張潤波主教在羅馬祝聖誌盛 中國傳教事務近況 檳城山仔靈堂歡迎華大主教盛況 爲募款獻機祝 蔣公壽賀 蔡總主教特別降福與介紹 惠大主教祝聖泰縣新堂誌								
		潘振華	景 瞻		楊 堤	沈造新	吳應楓	趙經石	

價 廉 特 ★ 版 出 社 誌 雜 教 聖 ★ 博 上

號 一 三 八 二 第 字 署 証 記 登 部 政 內

類 紙 聞 新 爲 認 號 掛 政 郵 華 中

609472

謝王敬恭蒞泰新聖堂與各界來賓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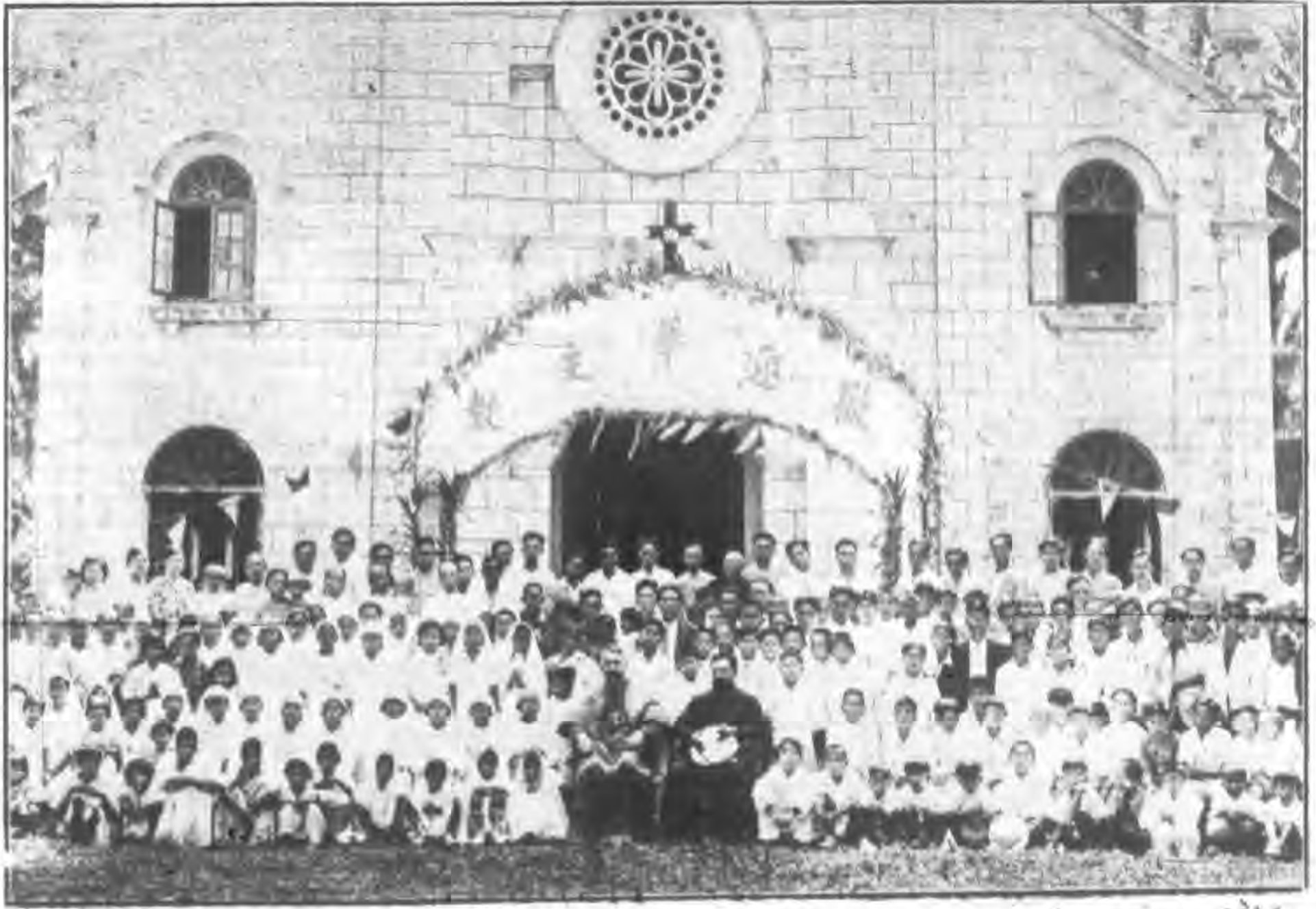


十有七名及人信

元奉 泰縣新堂側面圖 香



樞郎嶼新安拔山仔歡迎華主教





宣化區張潤波教主與留學羅馬之傅大修士



在羅馬祝聖之宣化區張潤波教主



聖瑪利亞學校
一九三七年

旗屬新安拔山仔

編者的言

去年爲本誌五週年，曾出專刊以誌紀念，茲有未盡之言，再在本誌第一期上爲諸君陳述焉。

一，在本誌方面 本誌爲討論教理教道，神哲學，教史，學術，學說等等爲宗旨；故論題皆有一定範圍。本誌之對象爲教內外有志研究學理者，故非憑空發言。本誌既有此切實之目標；故當執此進行；憶自創辦迄今，此旨未嘗或變，此則可告欣慰者耳。

二，在讀者方面 本誌之讀者皆學問淵博之人，熱心學術，愛護本誌。本誌上之論文所以多研究討論之文字；研究討論之文字未免多硬性，硬性之文字有非一般人所歡迎者也。其所以不歡迎之故，因在硬性刊物中，得不到娛樂之文字，以之消閒解悶；娛樂之文字委靡人之意志有餘，而提高人之知識，培植人之願欲則不足也。惟有硬性之刊物，足以底柱人之思想，堅持人之心志而裨益社會者也。本誌上多硬性之讀物亦是此故。

三，在教外人方面 當今教外學者中，有不少喜歡研究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傳入之科學，因而同情於公教者，不在少數。本社爲滿足此等人之期望，不時有關於學術論文之刊佈者，職此故也。再者，吾國近年來各教區雜誌等之出版，有蓬勃之氣象；但在量方面之增加，而兼能顧到質方面之優秀者，實未多見。現在教外人所辦之雜誌，有質量並皆佳妙者；故爲吾公教所出之刊物，編者之意，與其

量之增，不如質之美。本誌關於是點

所以亦極注意。

本誌上趙石經司鐸所著之一天主教與讀書運動，是一篇有系統有研究之著作，約有五萬多字。凡欲研究天主教教育問題者，不可以不讀。趙公刻任黃家渡天主堂正修第三小學校校長，在本誌上已發表不少文字，甚爲讀者所歡迎，無庸編者再行介紹。

松江光啓中學校長吳應樞司鐸一篇「教皇庇護第十一世論公教司鐸通牒撮要」只是譯通牒之意義；此通牒已譯成華文；惟吳公節譯時，並無譯文在案頭，故與譯本不同。凡未讀過通牒全文者，閱此節要，已能得其綱要觀念。

沈造新修士所譯的一篇「公教人士參與非公教事業問題」，爲當今教友與教外人辦理社會上事業當知之原則。沈修士爲上海教區徐家匯大修院神學修士，本年初夏將登鐸品。

耶穌傳是安慶教區楊堤修士從西班牙文譯出的；譯文甚秀雅，甚流利，有文藝性。楊堤去年夏在徐家匯大修院讀完哲學；刻在安慶崇文中學當教員，明秋將回到徐匯開始讀神學。

天主教與讀書運動

趙石經

導言

二年前，蔣委員長提倡個讀書運動以掃除中國文盲，到現在剛才二年，已經風行全國，所得成績也很不差，我們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好的用意，同時也是國難嚴重的當兒的一種救國方法。我們現在處於世界民族生存競爭劇烈的當兒，要想在國際上佔得自由平等的地位，非把全國民衆的智識，提高到相當的程度，是不能行的；人家決不肯把自由平等的靠椅，無條件地奉送，或讓給我們的。就是肯奉送，或讓給我們，那是仰人鼻息，有辱堂堂大國國體的。那末，我們中國民衆的智識程度究竟怎樣呢？據教育家的調查，稱全國四百兆人民之中，不識字的文盲，竟佔了百分之八十，總計有三百二十兆人之多，所以我們中國實是個文盲國，沒有智識程度之可言。還觀德英兩國文盲是完全沒有的；而日美兩國呢，文盲也不過佔全國人民百分之五，從這方面看來，中國人如果要和列強爭雄，當然要吃虧了，所以現在外患重重疊疊地侵襲進來，而中國人竟然

一籌莫展，坐而待斃的，無非是這個原因。所以當着現在的時勢，提倡讀書運動，的確是個救國急不容緩的方法。可是談到讀書運動，我有兩種感想，我是個中國國民，同時也是個公教信友；我既然是個中國國民，那末在國家立場上我不得不愛國，又不得不贊成這讀書運動。我是個公教信友，那末，在公教立場上，却又不得不設法用公教的方法來救國。現在讀書運動既然是救國方法之一，那末就把天主教的讀書運動的概畧寫出來，以貢獻於中國，以見我天主教造福於世界社會的福利，深望中國當局，有所採納，以盡我國民愛國的天責，因愛國也是天主教的基本德目；不愛國是根本不得為公教信友的，這是我敢坦白地說的。論到天主教是提倡讀書運動資格最老而範圍最廣的一個教會。耶穌升天的當兒，命令宗徒說：「你們去教訓萬民」這一教訓「二字固然是指着耶穌的道理而言的，就是耶穌命宗徒們，把自己告訴他們的道理，轉告給普世萬民聽，教他們相信而得救靈魂，可是耶穌當時並沒有禁止宗

從們教授世俗學問，以另一方面而論，一切純正的學問，既然都能幫助人直接或簡接認識天主，自然應當提倡之不遺餘力，所以天主教自有始以來就提倡讀書運動的；我們一閱天主教的歷史，便可以知道了。可是因為有許多人不知道翻閱我們天主教的歷史，而只曉得誣告牠說牠是一教育學問的仇敵；就是人家提倡教育，牠終是不斷的設法阻止遏滅，要把一切民衆，羈留於無智識和不開化的帝國權下。這是一種純然冤枉控訴，這也是他們沒有翻閱天主教歷史的結果。如果他們稍稍涉獵過天主教歷史的話呢，那就要看見天主教各時代的學校建設，而承認天主教的確是個全世界讀書運動的倡導者，決不會出此無稽之談了。他們既然有了歷史不肯翻閱，那末，我們暫且把這史料約畧地寫出，請他們一閱好了。

我們天主教固然是世世代代，時時處處提倡讀書運動的，可是牠提倡讀書運動的方式，却又隨着各時代的需要和環境而異的。我爲使讀者容易明瞭起見，暫把天主教提倡讀書運動的歷史，分爲兩個階段；（一）自從天主教初興，一直到文藝復興爲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之中，天主教始與羅馬外教帝國和蠻族戰爭，而提倡教育，再從事於有規模的學校組織，終於有各學校之成立繁榮，而爲世界文

化教育之集大成。（二）自從文藝復興一直到現在是天主教讀書運動遭受打擊，而努力掙扎的階段，我述了這兩個階段以後，再論天主教的教育權利，而結以餘論。這是寫這編論文的計劃，可是一方面編者學識淺薄，思想不能周到，一方面又事多複雜，不易盡究，難免有掛漏的地方，這是我請諸君原諒的。

（一）天主教提倡讀書運動的概畧

我上面曾把天主教提倡讀書運動的歷史分作兩個階段，可是這種設落還嫌太事混統不能使讀者馬上醒目；因爲自從初興到文藝復興近千五百年之間，天主教的讀書運動，雖則步步地進展，却也各時代有各時代的環境和特色；自從文藝復興到現在，却又千變萬化，逸趣橫生，如若統而言之，則讀者有真相難明之虞了，所以我把這兩個階段再分析一下：第一個階段可分爲三個時期（一）自從初興一直到查理曼爲第一時期，在這個時期，是天主教和羅馬外教皇帝和蠻族戰爭時期。（二）自從查理曼一直到斐理伯奧里斯德爲第二時期，在這個時期天主教開始從事於有規模的組織，而終於各大學之成立。（三）自從斐理伯奧里斯德一直到文藝復興爲第三時期，這時期是天主教各大學繁榮而爲世界教育文化的集大成時期。這是第一個階段的目次

第二個階段按照各時期分述世界各國教育梗概，事實果甚複雜，却也有頭緒可尋，我姑不憚煩而提綱挈領地述牠出來，以餉讀者，這是我貢獻於公教教育界區區的苦心

(甲) 第一階段

(1) 第一時期

天主教在初興時期就從事於教育事業的；那時牠自己本身雖然好像方才出世的嬰兒，立足還沒有穩定；可是牠對於提倡教育事業，已經是心雄萬夫了。在這裏我們要注意一點就是當時羅馬帝國的教育，是完全公開自由的，大文豪西塞龍的「共和國」論文裏說「現在你們請看社會上使公民享受真正幸福的生命的一切，誰是未卜先知，能措置得如此佳妙！就是羅馬人最初絕對不要兒童訓練，或受法律節制，或托國家包辦，或一切兒童都受同樣教育的」，所以羅馬人視教育自由是公民的一種幸福。因此天主教在最初時期，雖然遭着被外教帝皇們挑唆的種種教難，犧牲了無數的可愛子女，而對於學校確從未發生過問題的一取締公教學校，禁止公教教育一是羅馬外教帝皇所夢想不到的。一方面天主教，也就在這個時光，樹了堅固的教育基礎，而以後大展經營的，論到牠所以這樣經營，無非是

要完成耶穌所付托牠「教訓萬民」的神聖使命，可是因為耶穌特意尊重貧窮的人民，那末，牠的教育也特注意平民了。第二世紀時有個著作家叫做撒爾蘇，現代人因為他看不起平民，稱他叫做當時的伏爾太，他曾不滿意於天主教的平民教育，而責怪教友們好事鉤引那些愚魯無智，沒受教育的，頭腦簡單的人們到他們那裏去；他們只會誘惑那些糊塗微弱沒有智力的人們，以及奴隸窮苦和兒童們。一方面又不要看見「那些羊毛工人，皮鞋匠織毛工人，和下愚的人們當教理教師」。這班教理教師住在人們的家裏，主持家庭學校；好像我們中國的私塾教師。這種私塾學校，在最初時期是很稱繁榮的。可是當初公教教師在公家學校裏執教鞭的，也不乏其人。歷史家保祿亞拉爾說：「教友在公家學校裏執教鞭的問題，是沒有強有力的反證，可以推翻的。無疑的，在第四世紀以前，國家或各大城市，不一定要在基多信友之中，挑選教師；可是事實確有發生的可能。現在我們也知道太平時期在小亞細亞各地，天主教在教育上，是享有完全的自由和特別的權利的；這樣說來，教友充當公家學校的教師，也未始不可能。由另一方面而論，無須請求國家開辦私學的便易，和不受國家一切視察的教育完全自由，一定准許公教教師，教授各級教

青·事實又告訴我們，當時有幾個教師是爲主致命的；可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是爲着教書而致命的；他們致命，和別的教友一樣是因着不肯棄他們的信德而致命的。一修詞家亞爾諾勃本人是個棄邪歸正者，他說：「在第三世紀末葉，有許多名人信奉了天主教的」，「在我們這裏有許多的大才；有大演說家，有文章家，有修詞家，有法律家，有醫學家，還有哲學家」。這些名人奉了天主教以後，不一走便放棄教授生涯的。外加歷史告訴我們，教友教師的名字，是產生於教難時期的。在羅馬的地窟裏，曾經有人尋出當時人所稱的「第一個教師」高爾高奴的墓碑，保祿亞拉爾又稱加西盎是義瑪拉的小學教師；因爲他不肯崇拜邪神而被學生們置之死地的。名人奧利日納起初也曾爲文法教師。第三世紀末葉，教友亞那刀肋不但爲亞歷山府議院之主席，且爲該城市民公舉爲哲學，和詮解亞里斯都德的教師呢。他既然是市民公舉的教師，那末，他主持的學校，是教內教外，學生兼收並教無容猶豫了。可見第四世紀以前，教友之在公家學校執教鞭者，殊不乏其人，那時天主教本身雖飄搖震盪於帝皇教難之中，而對於讀書運動的提倡，已經非常之努力，成績已殊可觀。亞諾爾勃所說的各種人才，無非是牠讀書運動的結果。

第四世紀之初期，是天主教享受和平的時期；自從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密良詔頒佈以後，一切教難都雲消霧散，那末，天主教在青天白日之下，更努力地大展教育經營了。好比航行長江者，過了瞿塘灘瀨之險，便得一帆風順的行駛了。可是當時天主教所特別注意的，就是家庭教育。那時因爲教育完全自由，難免有危及公教子女信德之處，那末，家庭教育不得不出來補救。清學校中危害信德的空氣，因爲當時羅馬人開辦的學校，也有兼收住宿生的；那末，公教子弟，負笈於該校者，爲通學生們的信德危機比較的固然少些，爲那些住宿生，日夜生活於外教神代史的空氣之中，公教信德，就着着堪虞了。所以公教父母，便不得不設法堤防了。我們試一翻閱名人奧利日納寫的教育論文，就知道一個教友父親怎能用成熟的宗教教育去彌補那世俗教育的缺陷。奧利日納童年時代，是完全遵循這項教育程序的；每天上學以前，他的父親萊翁尼特必教他先讀幾章聖經，讀了還不算，又教他背誦，或至少能撫拾其大意，這樣準備了以後，才放他上學去，聽教師們講解荷馬和希徐阿的文學。這真是一個家庭教育的好模範。我們也知道當時不是一衆家父都像萊翁尼特那樣的能幹，有權力，精通文學聖經，而教育其子女的，可是他們至

少可以簡接由教友教師代庖的；因為當時富庶之家，大概開辦私塾學校，教請教友教師，授以公教子弟應有的智識。如有教友父母，不能直接教育其子女，那就可把他們送到那種私塾學校裏去，托教師們代勞的，有許多的家庭是採用這種辦法的。論到公教的家庭教育是很重要而不可以缺少的。一缺少家庭教育，那末，子女的信德和品行就要危險了。聖奧斯定的父親是外教的，他的母親莫尼加又可惜懂得教養兒子的責任太遲了些，不能完全約束好奧斯定的青年時代，而放任他去聽教師們講解齷齪不潔淨的神代史，演習充滿虛榮的口才，奧斯定的青年也就此糟了。據他自述他青年時代的信德所以忘掉，操行所以墮落，都是因為聽講神代史和演習口才的影響。奧斯定的模樣誠足為忽視家庭教育者之殷鑑了。

當時提倡讀書運動最告熱烈的，要算着東方的聖額我暑那齊盎和非洲的聖奧斯定了，他們倆都勸教友們應當讀書，而做成功博學士。他們的理由是：一個教友而沒有學問，是一樁可恥的事，因為教友沒有相當的學問；就不能和外教人奮鬥，而屈居下風了。所以學問是教友和外教人奮鬥的利器，因着他們的提倡，天主教的學校，便像雨後的春筍似的，稠密地透泥出來了，人才也一天似一天的增

多起來了。那時羅馬帝皇叫做如利盎，他見了這種情形就心感不安，設法剷除。他便於公元三六年，諭令禁止教友文法家，和修詞學家，在公立學校中設立講座，教友不得開辦學校，託言「一個不信羅馬神代史的教師，給學生們講羅馬神代史，是不放心的」。其實呢，他要復興羅馬古代的多神宗教，而怕教友著作家出來反對，而自己不能推翻他們的理證，所以出此下策的；在他的心目中，教友學問，是復興羅馬宗教最大的阻力，非剷除不可的。可是教友教師却竟然當仁不讓，硬着頭頸，抱着不屈不撓的精神，根據着真理，掉着銳不可當的舌尖，和他爭辯。如利盎因為自己理屈，不能制勝，便出其帝皇威權，用武力以箝其口。他所用的手段固屬巧妙，不過未免缺少些科學智識。當時教友父母感受兩種困難：第一種就必須送自己的子女到外教學校裏去讀書，那末，子女們的信德品行不無堪虞，第二種如果留他們在家裏，不去上學，那末，智識方面，又要感到重大的損失，真是進退維谷。可是如利盎所期望而要獲得的，確是第二種結果。他以為這樣一來，教友都成無知愚民，而將失勢，外教人多求學問，都有智識，勢力便要澎漲。等到教友失勢，而外教勢力漫漲之後，那末，羅馬宗教之復興，可操左券了。這是如利盎所做的

一場迷夢。

如利益這種政策，當時人稱爲「教育壟斷」。這一「教育壟斷」，後來法國拿破倫第一也曾一度嘗試的。自從如利益禁令頒佈之後，有許多教友教師，實逼處此，而離去講壇。據保羅亞拉爾記載，當時遍離講壇的，在羅馬有修詞家味克刀利牛斯，在東方有著名學者苗族紐斯和潑落哀萊徐斯。如果如利益的教育計劃，長久地實行下去的話呢，那末，天主教的讀書運動，便要大受影響了。那知天不假緣，如利益和波斯交兵，冷箭飛來，正中要害，遂一命嗚呼矣！是命也夫！從此他教育壟斷的計劃遂付之東流了！天主教讀書運動的危機，也就此過去了！論到如利益所以要壟斷教育，是因爲見得當時天主教讀書運動的影響非常之大，不得不加以遏止，那末，我們也可以見得天主教，在第四世紀的讀書運動亦可謂盛矣。

自從如利益死了不久之後，西方各階級的教育權遂歸天主教獨家經理。因爲第五世紀，西羅馬帝國的一切學校建設，因着蠻族的侵入，而都望風披靡了，法國歷史家瞿族氏說：在已經土崩瓦解的羅馬帝國之中，沒有一座學校能站立着的，可是正當第五世紀，天主教的修院，却蓬蓬勃勃地興起來呢！除却了巴矮底哀的黑巨日和都爾斯的瑪

爾木西哀兩座修院，是第四世紀聖瑪爾定的工程之外，人家又看見在馬賽有聖味克多，在尼末，有雷林，和聖福斯汀，在如拉有雷奧梅和聖格洛特，在巴矮多，有祿旭和聖瑪克桑諸修院的產生。其餘別處的修院，還不計其數，瞿族氏又說：「第五世紀的修院生活，很有社會精神，而且很見活動；牠們是智識發展的中心點，牠們是一切思想的製造所，牠們是宣傳思想的大本營。在法國南部的修院，委實是天主教的哲學院，就在那裏人家做研究討論和教學的園地。就從這園地爲新思想新智識的發展和異端的出發地」。到了第六世紀，蠻族君長侵畧成功，而入主羅馬之後，而羅馬社會重建於新的基礎之上，通國之中各級學校，能儼然存留者，惟我天主教學校而已。其中主要的都附設在主教大堂和修院旁邊，鄉村亦有。瞿族氏說：「第六世紀末葉，一切都變動了；只有天主教學校單獨地站着，脫萊佛巴矮底哀紙也納巴爾都各公立大學，都已不見存在，代牠們而起的，有主教大堂和主教們自己開辦的學校；因爲當時每座主教公署，應有牠自己的學校。同時神品階級，開始在鄉村創設別種同樣的公教學校，栽植青年學子，以備將來晉陞神品。五二九年槐叢公會議，曾一度嚴令發展鄉村學校事業，因此鄉村學校，便大大的興旺起

來了。可是爲數却很不均平，有的教區裏固然很多，有的教區却絕無僅有。末了還有各修院開辦的學校，其中學業共分兩種。修士中最有學問的，或爲本會修士，或爲寄教於他們的青年，担任直接教學的職務。外加大概修院的習慣，修士們除却了教授書本之外，還有討論問題的演說，而且這種演說，的確成了當時發展智識學問有力的工具。——就是修女院中，研究學問，也佔重要位子的；在亞叻地方聖撒才拉創立的修院裏，曾經召集二百個修女，其中大多數，是從事於抄寫關係宗教或古代書本的一。聖族又特意舉出十五座主教或修院學校，作爲標準。從這段歷史看來在第六世紀的時候，天主教的男女智識份子，都已站上了讀書運動的戰線，共同工作了。餘者，還有幾個公會協助增勇氣，特別注意各地方的環境，設法普遍規定這讀書運動。我上面所說的槐叢公會，是由聖撒才拉主席，而往奧斯脫落高德王亞宜拉利格的國境內舉行的。還有格落蘇的全國主教會議，是七四七年在意大利由劍橋總主教哥班爾主席的，這兩個公會，都特別注重開辦學校事宜，命令各堂口，設立學校教育青年子女。在這些學校裏，無疑的，是首重教授神學，和其餘和神學有關係的學問的。可是沒有把世俗學問除外的；請引一個例子。亞爾根

是第八世紀，是英國著名的超性學士和博學士。他是約爾克修院學校的學生，而曾爲查理曼帝皇之師的。我們要知道他對於天主教提倡學術的感想，請聽他的自述。他在七五〇年寫他的師傅哀爾倍爾總主教的傳畧說：「哀爾培爾博士曾引導各種智識階級的人們，到學問和一切科學的泉源那裏去：誰要研究藝術，和文法規範的，就急不可待地灌漑他們以藝術和文法規範，誰要研究修詞學的，就衝盪他們以修詞的波浪，誰學律師的，就教他們以律師的爭辯，誰喜歌唱，就教他們以亞奧尼的曲調。有的到他那裏去學吹加斯太利的烏笛或彈巴爾那斯的琴，誰學天文的；就教他認識天體的和諧，日月的運行，五極的消長，七星의 交錯，各星流轉的定律，和牠們出沒隱現的常規，以及其他海嘯地震，人類走獸，飛禽森林，居民的情性，他又露佈各種物理，和他們數目的混合；教人確實地計算春分時節，詮解聖經的奧義。——以上各種學問之不爲宗教的專門學問，是顯而易見的了。所以我說，約爾克學校，沒有把世俗學問除外的。亞爾根既然極意崇拜了他的老師，而把他老師的科目，顯示了我們以後，他自己也應當繼續他老師的工程了。可是他所做的事業，還比他老教更勝一籌哩。他做了查理曼的教育部長以後，便利用這大皇帝爲他終

身密友的權力，努力推進普及教育於佛郎克帝國境內，這是在第二個時期內要說的。在這第一時期，天主教的讀書運動已見普及於全歐了。我們一察當時的環境，先有外教帝皇的教難，繼有蠻族之侵入，外患之來應接不暇，而

其讀書運動却常進展不已，無孔不入，其最大之工程則在中世紀之初年，能獨力担任全歐的教育事業，從此亦可見其提倡教育之努力矣。

(待續)

閱世編記徐氏桃園

桃園在北郊之東北二三里，故相徐文定公任子龍與所闢也。初北郊人傳露香園桃種，歲獲美利，於是家栽戶植，每當仲春桃花盛開，遊人出郊玩賞，不減元都武陵之勝。龍與性樸務質，有圃一區於其間，雜植桃柳，中築土山，畧具園林之致而已。後見遊人日盛，而鄰家誇多鬪靡；龍與不無起勝之意，遂即土山增高，參石桃柳之外，廣植名花，土石之旁，層巒疊嶂，構堂榭施，丹堊誅茆，覆軒環以柏墻，曰平江一笠截棕爲亭，踞山臨水，曰翼然土山。下閘大浦，危崖壁立，天風海濤，石洞虛中曲折，人可小憩，曰徐文定公藏書處。兩山夾水，一亭中立，曰在澗石梁，臥波轉入文定公祠，曰攝攝橋，登山山勢可望海，引浦泉潮可灌溉，規方百畝，疎密得宜。崇禎癸未甲申之間，遂爲一邑名勝，經營正未艾也。會逢鼎革，龍與即世，而地近吳淞，往來孔道，營兵紆途而入，攀花摘果，園丁不敢問，園遂日廢而荒，基漕白徐氏賠累無已。西洋教長潘國光用賓，故因徐相而來，爲徐氏計久遠，時與馬鎮逢知交好，說以土山可以遠眺，海寇或入，可以預備，議將園址助爲演武場。順治十四年丁酉，申報各臺，以舊場召佃升科，而改治桃園，爲演武之地，除其兩稅作爲公佔，至今因之，然土山孤立，曠地日漸，剝削無復舊觀矣。

錄閱世編卷十 居第二

教皇庇護十一世論公教司鐸通牒撮要

吳應楓

我的一個在羅馬傳信部大學讀書的朋友，寄我一份庇護十一世論公教司鐸的通牒。查這通牒，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頒佈的。念了以後，我覺語重心長，那居鐸品高峯者的訓話，不但神職界中人，當時時口誦心維，即平常信友，也不可茫然無知。於是我的腦海裏，起了一陣浪花，催我從事宣傳。這裏，我就簡單地，把這通牒，意譯出來。

通牒的序言裏，教宗說他自繼承大統以來，對於當為地鹽世光的神職階級，非常關心。當即引証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致修院和大學部主任樞機函。又謂為培植司鐸，嘗做過重大的犧牲；或以建築莊嚴燦爛的神哲學院，或以擴張舊有的各種機關。他晉鐸全慶的所以這樣鋪張，也無非為昭示鐸品的尊高。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彼神聖的師傅通牒，目的在提高神職班的教育。露德的三天聯繼的聖祭盛典，集各國籍的司鐸於一地，用不同的禮儀來，做千百周救世

紀念的最後一幕，教皇的用意，也是彰明較著的。

序言的末段，申明司鐸的責職，在做青年公教教育重要的宣傳使，不倦的主動者。司鐸因聖教的名義威權，堅定夫婦的婚約，加以上主的福寵。他捍衛婚約的神聖和不解性。許多複雜的社會問題，每賴公教的道理，得以解決或緩和；宣講道理的人，就是司鐸。

現在世界上，罪惡瀰天，司鐸是贖罪求救的十字軍的首領。艱難墨西哥聖教的好漢，也明白這點，所以用了搶賊先搶王的手腕，先事搜殺司鐸。

在第一段裏，詳抒鐸品的崇高和責職。無論何種民族，有它的司祭。司祭的需要，是最普通的。保祿宗徒曾把默爾基塞得的鐸品，比耶穌的鐸品。他又說：司鐸是人，為人管理關於天主的事情。撒落滿智王的聖殿，文采富麗，禮儀周詳，到處可以感到鐸品的尊嚴。大亞立山王，遇着大司祭，也肅然致敬。巴爾大撒惡王，褻瀆祭器，受了嚴罰。你看古教的鐸品，不過新教鐸品的影子，已這樣貴

畫，那鐸品的自身，更當怎樣貴重呢？

保祿宗徒論鐸品的偉大寫道：「願人家看你們如基多的臣僕，與蹟的分施者」。司鐸是第二個基多，因他的一句話，酒可變為耶穌的血，餅可變為耶穌的體，這豈不是「奇事嗎！」

司鐸對於基多的奧妙主體，也有莫大的權能。呱呱墮地的孩子，司鐸給他付洗，賜他一個超性的性命，做天主的子女。後給他堅振，使他做基多的兵。他明白了要理，司鐸送他食天神之糧。他犯了罪，司鐸為他解除桎梏，恢復他的自由。男婚女嫁，五倫之一，司鐸做他們的証人，加以上主的洪福。死候臨頭，司鐸給他終傅，使他心安神樂，總能克勝一仇。長逝之後，司鐸陪他的遺體入墓，又為他所禱獻祭，使他能早享榮福。你看司鐸的權能怎樣！金口若望，聖盎博羅削，聖大額我畧，聖嘉祿等，想到司鐸的責職，每戰兢不止。

司鐸也是福音的宣講師，就是當把耶穌的聖道，盡量地散播出去；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去糾正現代的謬說，幾多的風波，為了他的話，就平靜了呢！幾多的煙霧，為了他的話，就消除了呢！幾多的瘡孔，為了他的話，就痊愈了呢！幾多的眼淚，為了他的話，就拭乾了呢！

最後司鐸也是祈禱者。他常在天主前為世人轉達，他的彌撒，他的大日課，都是最成全的祈禱。因得他的祈禱，這個塵環上，不知免了若干的災難，得了若干的恩寵。第二段裏，臚列着司鐸當修當求的才德：熱心，貞潔，輕世，紀律，學問。鐸品是一最高的爵位，若干聲名墮地，穢德彰聞，令人痛心的司鐸，不能掩蓋它的萬丈的光芒。

實在，這樣崇高的爵位，要求做司鐸的，有相當的才德。「那做人天間中保的人，在天主前，當有清白的良心，在民衆前，當有良好的名譽。那帶着大罪去行鐸職的人，自然褻瀆聖事，罪大惡極」。『非聖不得動聖物』，『他們當是聖的，因為我，祝聖他們的主是聖的』，『司鐸的爵位，定是大的；到底他們的責任更大。在人前居於這樣崇高的階級的人，當於全知天主前，造登聖德峯頂。不是這樣，人上人的他們，不過自求誅罰而已』。上邊幾句經典和賢聖的話，已是證明做司鐸的，當如何早乾夕惕，雖勉修德呢？

那滿沾污泥的雙手，怎樣配每天持着無玷羔羊去行祭呢？那職當分播寵愛的人，怎樣能自己沒有寵愛呢？那自己不守規戒的人，怎樣能勸人守規戒呢？總之，自己不正

的人，怎樣能正人呢？

做司鐸的人，萬不可輕忽自己的修成，只管我外的一切；到底同時當努力修德。耶穌說：「你們該當是成全的，如你們的天父一般。」保祿宗徒勸他們弟子則效他，如他的則效基多。

司鐸當修的德行中，最重要的，是熱心；熱心敬愛天主，熱心敬愛聖母。這裏所說的熱心，是一堅實的熱心，在風巨浪，不能搖動的熱心。

同熱心緊緊相連的，而且藉以保持堅定的，就是辣丁公教司鐸的貞潔。天主是神體，那獻身事主的司鐸，也宜神體化。古時羅馬人有貞潔近神的法律。演說名家濟載隆加以註釋道：這裏所說的貞潔，並指身靈的貞潔。古教法律命司鐸在行祭期內，不得出聖所。新教的司鐸，遠非古教的司鐸可比。則他的貞潔，自然遠當過之。試看司鐸的司鐸，那耶穌基多，他是貞母的貞果。真家的貞子。若翰若望，因得他們的童貞，受耶穌特別的垂愛。

聖師厄弗冷，對於司鐸的貞潔，更頌揚盡致。讀他獻於他的友人，亞巴郎主教的歌詞，就可洞然了。「你正適合你的名字亞巴郎；因為你已成了多子之父，到底因為你不若亞巴郎以撒辣為妻，而以羣信友為配。在真理中，裁

培你的兒子，希望他們做你的神明之子，預許之子，而為天堂的繼承人。吁貞德的美果！吁鐸品所懷愛的貞德！」又說：「做司鐸的，不但在奉獻生活的聖體前，當潔他的舌，他的手，他的身；到底當是常常清潔的。因為他已被選為人天的中保了。」實在，那盡天神不能盡的神職的人，豈不該勉為有形的天神嗎？那專心於神業的人，豈不可以冰清玉潔自期呢？

司鐸又當活一輕視世物的性命——在這齷齪，一切可以賣買的世界，司鐸當獨樹一幟，只識求靈魂的實益，和天主的光榮。司鐸不當為金錢而工作，為祿位而工作。他是基多的兵士，他只當求天堂的榮福。那貪財的司鐸，不但忝辱他的品級，且將受人唾棄。

「我還有別的流落樓外的羊，我當去領他們進來。」「白色田疇，已到了收穫的時候。」「幾多無牧的羊呢？」司鐸們聽到這幾句從耶穌聖心裏出來的呼聲，當如何振臂而起，從事神聖的戰爭呢！

司鐸們既然是一隊英武的兵士，又該當有紀律，就是服從的精神。司鐸當聽教區主教的指揮，主教當聽耶穌代表，羅馬教皇的指揮。幾時聽命，當效法那「自謙聽命至死，死釘十字架」上的耶穌。他的一生，可說是聽命的一

生，我的糧食，在奉行遣我者的命令。

司鐸又當有學問。司鐸有訓誨人民的職使，試問沒有學問的人，怎樣能訓誨人呢？爲此司鐸當努力學問，俾得遇到誠心求識真理的人，予以明晰的指導；遇到滿被疑雲的人，予以正確的解釋；遇到邪說的攻擊，予以嚴正的抵抗。

司鐸在教務倥傯當中，仍當爲學問犧牲一部分的光陰。這里所說的學問，不但指神哲學，就是對於別的文學科學，都要有相當的程度。

假使在神職班中，有若干對於某種科學，或某種藝術感到特別濃厚的興趣，做長上的，當加以獎勵，助他登堂入室做那種科學或藝術的權威，而爲聖教爭光。

我們當知天主有揀選那沒有什麼學問的人登鐸品，做大事業；全能天主的用意，在使人明識，德行當在學問之上，超性的方法，比本性的方法，更加可靠。但並不要說，學問是可不注意的。

第三段看重神職班的教育和修院生的選擇。一定的地位，要求一定的才學，司鐸的地位既這樣高，司鐸的才學，自然當有相當的程度，聖教會深明此理，所以對於神職班的教育，時常注意。

分任教皇管掌教會的司牧，首當顧到修院的利益。師長的選擇，最宜審慎，不要怕把那才德出衆的人物，去負擔教育的責任。因爲一司鐸的前途；或光明，或黑暗，大半係於修院的教育。

得到了堅實的中學教育後，修院生當依聖多瑪斯的方法，道理，原則效力於士林的哲學，永久的哲學，一面所以預備將來深究神學，一面所以發展和加強他們的腦力，使得是是非非，對於一切問題，有一正確的觀念。

若在一個教區內，因環境的關係，難能設立一個正式的神哲學學院，則可集若干教區的人才絕濟，組織一個教區神哲學學院，爲這件事，能有不少的犧牲，到底這些犧牲，將來能定得到相當的報酬。對於這問題，教皇已經再三鼓吹，甚至有時直接去執行。

修院生的選擇，也是很重要的。做師長的，當盡力引起聖召，維持聖召。但遇到沒有資格的青年，或在學業方面，或在操行方面，不妨直爽地令他去別尋蹊徑，毋自害害人。

欲知一青年的聖召與否，先當查他修道的目的，後當檢查他的體育智育德育。若他的目的，在救靈榮主，他的三育，都有相當的程度，他自然是一個有聖召的青年。若

他的目的，在求虛偽的光榮，福榮，他的體格是很壞的，他的資質是很劣的，他是一桀傲不馴的，時墮於淫罪的；這樣的青年一定沒有聖召。做師長的，查明後，當令他自動退出修院。

這裏，司牧的責任最重。按聖教法律，主教在未會明職以前，不得以鐸品予人。保祿宗徒囑第陸德主教：毋貿貿然給人行覆手禮，庶不至分當他人的罪。教皇良十三世說：「爲人貿貿然行覆手禮，就是不管成熟的年齡，考察的時間，聽命成績操行的紀律，輕易以鐸品與人。分當他人罪，就是祝聖的人，彷彿那不當受祝聖而受祝聖的人。」金口若望說得更加利害，「你授以鐸品的人，將擔當他現犯或將犯的罪的罰。聖嘉祿再近一層「在這個資料上，一種小的輕忽，能使人犯一重罪。」

假使人家鄭重地，明智地，遵守聖事部對於選擇神職班，所頒的種種紀律，聖教會何至流這樣多的酸淚！信友們何致目睹這樣多的惡表。

或者要說：這樣嚴密地做去，不要影響到神職班的數目嗎？不必過於掛慮。聖多瑪斯說：「天主總不拋棄自己的教會，以致她缺少管掌教務的人。人家只要審慎地培植那些有聖召的人，和開除那些沒有聖召的人」。

辣德朗公會談，也有很直爽的話：「現在若找不到相當的數目的司鐸，一小數的善司鐸，比一大數的惡司鐸更好」。

上邊幾句話，並非以對於量的問題，可以不顧。相反，諸位司牧，在質的問題，妥切解決後，當努力於量的發展。爲得到聖召最好的方法，就是祈禱。

別的一切發展神職班的本性方法，也有不可疏忽的。聖味增爵說：「我們不必去旁引曲証，我們感覺培植有德的司鐸的工作，是無可比擬的」。試思助人手持救世的血爵，助人上舉爲人類求和平福祉的聖爵的人，他的將來的報酬，當怎樣大的呢？

教皇也想到那他最愛護的公進會。因爲它的目的，在以俗人而參加神職班的工作。所以公進會友，於鐸品聖召問題上，也當格外注意。希望在公進會友中，也有這種聖召的發生。

到底聖召的策源地，究竟在真的教友家庭。大半司牧司鐸的聖召，得於他們的家庭當中。因爲在熱心的家庭空氣裏，爲良好環境，最易使聖召的種子，發芽滋長。那日夜求主，在自己的子弟中，揀一個做司鐸的父兄，是有福的。

可憐許多的父母，就是事主殷勤的父母，尤其是在上等社會內，看到有意入修道途的子弟，每千方百計地加以阻撓，甚至把他們放於險惡的環境中。這種惡習，當及早剷除。

鐸品聖召的稀少，另外在大城市中，來自現代敗壞的風俗，和缺少滿播公教空氣的學堂。鐸品聖召的稀少，也可說是公教家庭信德薄弱的象徵。又當知有聖召而不隨從聖召的人們，不但自己害自己，就是他們的父母，也將不斷地為他們痛哭。

第四段，吾為司鐸們和修生們說的。對司鐸們，除了表示感謝鼓勵的情緒外，教皇又給他們說了怎樣修神爵德的方法。對於修生們，囑他們努力於修途上前進。

司鐸們要得到一果實纍纍的工作，第一當活一聖的性命。這是最重要的一點；缺了這點，別的天大的長處，都不算什麼。一個維亞納，為什麼做了這樣的大事業呢？為保持鐸品的聖德，教皇勸司鐸們去念庇護十世，對於公教神職界的訓話。又囑他們愛護實行聖依納爵的神操。在這修成的醴泉裏，當盡力去好收常生的玉液瓊漿。神職班不但當做定期的避靜，並且可以延長。每月可揀出一天，做祈禱省察的一天。

從這祈禱空氣生出來的人，每有先後如出二人的佳境。將更有力去抵抗世俗的罪網，將充滿着救靈的熱心，將焚燒着愛主的情火。在這風俗敗壞的世界裏，這是很重要的。滿被聖神的司鐸，出而工作，行見風行草偃，成績斐然。

教皇希望修院生盡心預備那天主欲他們盡的大職。修院生，是聖教民衆的希望。聖教會所期望於他們的，是很大的。因為靠着他們的工作，民衆對於天主，將得到一真實活潑的認識，這個認識，就是超性的性命。為此各當努力用熱心，貞潔，謙遜，聽命，紀律，學問，修成一中悅耶穌聖心的司鐸。使在他們晉鐸之日，聖教會能獲得她所希望的人：一個有天上明智，貞潔操行的司鐸；又使他們聖德的馨音，歡賞基多的教會，他們嘉言懿行，感化天主的家。

教皇又預告：為表揚鐸品，正在擬一基多耶穌，無上永遠的司鐸彌撒。這台彌撒，將來每瞻禮五，照定律舉行。最後，照習慣，教皇賜了一個宗座的遐福。

二五·十二·四日·雲間光中

公教人士參與非公教事業問題

沈造新

利己主義，是根據於人之偏向及習性，故不必加上什麼提倡，自會立腳得住，講到集團主義，那麼不是這樣了，它因着要維持自己的生命，乃發生兩種特性：其一，即團員必竭力剷除各種意見的分裂；其二，即漸漸鞏固團員中的團結力，為使能夠得到該團的收穫。

各種集團的結果，慣常發現這種現象；就是一個公教人漸漸地與異端教人相聯絡，以致與非公教人互相合作，視為自己的使命了。

這種畸形的現象，也發生兩種方式：

第一式，就是那些異端教人，他們自己在理想上設法集團的原由，及實行的方式，不過他們的集團，確信倘用宗教兩字的口號，那末，必將受各方的歡迎，至少使許多別種教會的人便易地去聯絡他們。因此，便把這種宗教色彩的明目，作為當此重任的唯一妙策。

第二式，很普遍：他們設法聯絡公教人士，因為公教人的勢力範圍很廣，各處有他們的足跡，藉以擴大自己的

勢力。但是，在組就的各機關中掌握大權的人物，大概是屬純粹的異教人，故倘公教人雜身其間，必將見到許多主張自由主義的人，社會黨黨員，以及不可思議派等等。

倘若這種詭詐的陰謀漸漸實現起來，那麼，我們將發生以下的兩種問題：就是在我們公教的集團的結果方面，有抵制他們的命運，與組織集團的大綱問題；在各人良心方面，其問題更形複雜，就要算到倫理問題了。

1 抵制問題

我們既然是聖教會的兒子，定必要維持自己的生命，切勿拋棄我們所受到的公教教育，倘若我們公教的人數天天減削下去，實力又不充，加以好如一盤散沙似的散漫，這就是我們的衰弱，我們的墮落的絕大原由。最近麥來會神父寫說：「勿使聖教的生活素消耗在不受聖教指揮的工下，這是目前刻不容緩的急務！」

我們當互相提攜，互相協助，互相團結，互相友愛，尤其我們大家要合作，在我們身上必要組織一個牢不可破

的集團，或問在什麼時候才能夠組成這般異常鞏固而一致的集團呢？這般榮耀的事業，這般的吸引力，這樣的自衛的威力，只能產生在有顯著的公教性質之集團中，它應當散播一切種子，在聖教會蔭庇之下，讓它發生且長大起來。

在許多外教區域內，我們應該尋覓發揚我們的材能，與我們公教的精神的機會，有時恐被外教人視之為迷信，我們儘可置之度外。

現在，正好我們新創的公進會，它好似一手持了劍，一手執了刀，一面攻打那些外來的風波，一面建設它的雄壯而堅久的作品，它屢次提醒我們作事當根據原則：「你們當彼此體貼，激勵我們提倡愛德及善舉，我們不應放棄了自己的團體，而插足到敵人的營陣地去，這樣可避免敵人窺破我們的弱點」。

或許我們還沒有澈底的認識教友的本分吧！

對於教會與教會間的問題，在 *Singulari quadam* 通牒上寫有最著名的一段話，特地望準了勞工集團，述出勞工集團的數種制度，但這不能強說教宗有意在他種集團中，拓展此原則，聖教會也承認各集團的合理的利益是可許的，不過，最好把本性的益利與超性的利益，互相溶合

起來，譬如灌輸某種宗教問題，或倫理問題，教宗說：「這種集團享有一種無例外之讚許，只要它專以維持及圖謀本團體的真正的利益為目標，其團體以及公教作為著要的基础，且受聖教的指揮者」。

故可知教宗很留意聖教的兒子的公教事業。

但是，近多年來，誰都感到時局紊亂的波浪，撕殺流血的慘狀，文化之升降無定狀，勢必需要一個超然的秩序，來鎮定人心，來挽救這腐敗的風化，在現代社會的立場上，假如我們另外再組織別種社團，或取傍觀態度，只不滿意他團體的善舉，亦無補於事，其實那些誠實的集團，在本性的道德的基本原則上，也能產生物質與精神上的幸福，聖教會也不禁止我們去參加那些組織，同時它正在計劃，怎樣做起才可大家合作。

我們的協助的精神，可預料在收穫的效果上，這項計劃的實行，定將有價值而相稱的。

現在，我們可從上面所說的結出兩種動機，可許我們自動的參與這些工作：

第一，應認清集團的目標及其內容的價值，且明智地預料他未來的善果。

第二，講到團體的自身幸福，不論公教人或異教人，

應打倒各派的嫌疑，擴充公教的真精神，破除那些陳舊的成見，有效地運用現代的政治規範，設法在沒有接觸過的區域內，促進我們的勢力，英國大經濟學家，名嘉祿特瓦，無疑地他是一個公教人，他說任何公教人，在某種環境中，可置身在社會主義的集團中。（因為在 *Quadragesimo Anno* 通牒中已爭辯且申明過，這類社會主義，既不是唯物派，又不是反宗教派，故公教人也可參加。

第三，進一步講起，就是希望在這般時代化的潮流中，灌溉我們的一二論調，去溶化那些險惡的嘗試，謹慎地，明智地，使他們一例公教化，猶如基多和宗徒們，在他們的事業上，給我們顯示過的天國之酵頭一般。

末後，我們不論在甚麼地方，應無微不入的見機而作，在人數與集團上，固然，在這般異域內，我們的抵抗力覺得還太薄弱，在這般環境中，我們不能儘量的發展我們的事業，我們或者將越過界限與教外人相周旋，或者依舊把守自己的營陣與異教人相應付。

粗淺一些說起，當我們衝破了敵人的陣綫之後，我們乃着手使他們認識我們及我們的善舉，因為這個時期，我們判為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征服人的心靈時，定將發生許多不可避免的衝突，若望祿祿寫謂：「偶然之事的發生，

慣常勢很凶猛，竟然出乎人意想之外」。

各國教會神長，遵照教宗的意思，適將開跋公進會的時期，這新創的組織，正在計劃它進行的步驟，且天天在修改它的草案，正在漸漸區別它的方法，或者按着教區分界，或者按省分界，更普遍的以國土劃界，使我們在神長指導之下，漸漸正式做起，數個顯著的集會，如公進會，公青會，學術研究會等等，也已相繼產生了。

這種按着原則的切實履行，對於聖教的前途頗可樂觀，定能解決無量數的接觸，耶穌昔時曾說過：「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Math. XXIII, 23*）。我們聽聽這句話的用意多麼偉大，多麼得勁呀！

換句話說耶穌的話也可解作：在你們各人心靈間，當有這般寬量的心思，有那麼堅忍的延展性，有這種教友的犧牲精神，你們把簡簡的生命與精神，犧牲在公共的事業上。

故救世主所希望而宣傳過的，就是第一，使我們特出的事業在任何環境中常活動而且佔優勢，不過第二，我們別兼任公教人與異教人的生活，以致偏向於那些不屬公教的工作，亦勿把全副精力拋散在其他非基多的一切事業上

但，這問題繫乎我們靈魂上的指引，故現在我們當考慮的，就是各人的良心問題，換言之，就是要說參加非公教事業的倫理問題了。

倫理問題

我們有許多規例的且顯著的進行方法，委任給公教人士負擔，我們也用十二分的同情，一致推進，不論在科學上，藝術上，經濟上，博愛上，尤其是國際的博愛精神上，聚精會神的爲人類，爲國家，爲社會，爲家庭，圖謀真理與幸福，我們當犧牲了一切的一切，以滿足他人的渴望

可惜，在過去的許多事實與參加中，只產生了些欺騙，蓋公教人在這般欺詐的手段之下作事，很容易地闖入歧途，總括說起來，這種事業的弱點有三，就是事業內容的弱點，外來的弱點，兩者合併的弱點。

所稱之內容的弱點，即是指事業自身的缺點，譬若事業的對象，或創辦人的宗旨的缺點；外來的弱點，就是指事業以外遭得來的損失，譬如我們確知有數種良心不坦白的人，他們在暗地損傷他人的名分，他們窺見了我們擁抱厚資，興緻十足，乃起來搗亂我們的進行程序，截斷我們的事業的前途；兩者合併的弱點，就是事業自身的缺點，

加以外面遭得的損失。

律法家很公正地把那些事業的弊害歸納到三大總結：
a, 由不良份子組織的團體，或者隱藏着未來的危機的事業；
b, 只講理論而不着實際的事業，不知進取而膽怯的同志們；
c, 仿效其他團體的惡習的危險，其遺害非淺，慣常有許多志堅力強的教友，他們有了好的起始，爲了甚麼不知不覺地愈趨愈下呢？誰知就因爲傳染了那些惡毒的風氣所致，由上觀之，可知在這種作事的精神上，訓育時期爲我們是不可少的。

換句話說，就是無論在事業的本身方面，無論在受損人方面，或侵畧者方面，無論在公教合作者自身方面，以及遭得的危難方面，假如發生了什麼挫折時，必當慎重考慮後，才可繼續。

我們在下面可研究這三樣弊端與這三種危機。

一，與一件意向不正的事業合作的危機。

我們見了異教人或外教人所創辦之事業，其宗旨不論爲振興教育，提倡個人修養，物質上的慈善事業等，或者共圖謀經濟上的利益，組織合作社，養育兒童聯盟會，開辦學校，設立救濟所，拒毒會等等，我們心中有甚麼感想呢？

雖則我們的聖教事業，在任何事業中可以活動，譬如在學校裏哪，在社會上哪，經濟上哪，衛生上哪，但是，我們的工作的宗旨，只是引人歸向天主，而教外人也承認一件本性的誠實的事業，可以勝過聖教會內的一件宗教事業，這話果真不錯，也沒有一個公教法學士起而反抗這論調的。

不論司鐸，或教友，都可呈報自己的名字在這些名目不同的集團中，作一個借勢，藉以宣傳宗教思想；譬如不論在衛生上，藝術上，兵營中，擁護國家主義的人中，挨次演講，打倒那些淫詞春圖，開聯合會，同業會等。我說他們將所獲之效果，亦不亞於宗教集團。

那些工作都儘可表示出各人的道德觀念，倘只在客觀方面說起，我的行為，大概能有倫理方面的兩種元素。

(一) 行為的對象，譬如公道，感恩，節儉，信仰，濟貧，捐助等事業。

(二) 行為的宗旨，就是正意向。

上面所舉之各種事業的對象，果屬誠正，可是，因了指導者的意向之不誠正，也能產生與事實相反的惡果

故在客觀方面，倘集會的對象，有了局部的嫌疑，或不誠正，那麼，指導者的意向可辭其咎麼？譬如有幾塊地

方所創的裸體主義，說是提倡物質文明的名義；或者提倡公共教育，以為陶冶人生的級制；或者宣傳理論學說，以為發展人理智；或者煽惑民衆，從中挑釁，以為維持社會秩序，或保衛國家不得不然的階段；或者擾反現時的政權，藉以再組織一個更完備的政府；或者擁護那些傷風敗俗的事件，以為非此不可改革社會風化；或者取傍觀的態度，以為是發揚大公無私的宗教精神，他們的演辭或言論，看似是無瑕可擊，可是，其醞釀着的危機，必有爆發的一天。

反之，倘若事業的對象完善得無可譴責，其宗旨也是正的，那末，我可預料他們靠了物質豐富的誘餌，將吸引公教青年們投其麾下，故我們就算在那些環境中，也需要保持着公教的忠誠，救靈的神火，藉以收獲良好的效果。

二，惡表的危機。

我們有時也能投入這第二樣的危機中，果真，我們的弟兄們能够在信德方面膽怯而懷疑，譬如把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政策，擴散在耶穌教的事業中，或在純粹的人道主義的事業中，這種物品，有時能變成引壞他的原因。

在「Singulari quadam」通牒的原則上，我們也早已

引証過怎樣發揚公教集團的精神：「講到勞工集會，雖則他們的宗旨是圖謀本團體的物質上的幸福，但是，也能享有一種無例外之贊許，只要其集團以維持及團體的真正利益為目標，以公教作為其善要的基礎，且受聖教的指揮者

一、

在我們四週常活著許多老練的教友，他們有些是著作家，是教授，是司鐸，是主教，是俗人，是博愛主義者，是工團主義者，是報館主筆，或各級度支官，他們為了聖教會受磨折，受排斥，雖則有時失敗，但，最後勝利，必屬他們，這豈不是他們的毅力所能造就的麼？倘若他們看見我們公教人放棄了公教內的社會事業，教育事業，不論文學，科學藝術等工作，去崇拜一切不屬我們的事物，定將給他們一個掃興的機會。故我們在民間應以身作則，以填補他們的勢力所不達的地方 各當負責，以完成基督的

最後使命。

三、個人墮落的危機。

這個原則，也包括在「Singulari quadam」通牒中：「務使公教道理在我們可愛的子女中，常是純潔而純粹的」，這便是聖教會的重要工作。

但是，不論在信仰方面，倫理方面，哲理方面，誰都

應用這宗教兩字的名義，以致使人模糊去公教與異端教的差別。

這些絕非狂言，但在理想上，而且很着實際的，在大多數人的良心間，他們的行為漸漸變態了，老實說，這是我們慣常在物質上所感到的困難，以致我們的良心，能夠與教權成為正面衝突的危險，慣常有許多素來健全的靈魂，也能够無見識地投入這種危境，這就是教宗良十三世所掛慮的一點，在「Longinqua Oceani」通牒中盡量的訓勉分工合作的各級團體，又很活潑地引証「Singulari quadam」通牒上的主張，教宗在那訓諭上說：「這類集團含有危險性」，其討論的重要問題是勞工契約，同盟會，罷工，工資等問題。此外，再提及一些倫理原則。

這墮落的險象能有三個階段：就是並行的位勢，滲漏作用，紊亂狀態。

a, 所可惜者，就是那些在極佳的環境中，而且與我們有同樣標記的人，他們冒險地嘗試某種傍觀主義，或即放任主義，這種畸形的教友，人家也屢見不鮮，這，果真為聖教史上的一大污玷。

庇護十世所恐怖的，就為那些參與在宗教性的集會中的工人，他知道「他們緩緩地沒有知覺地趨向着一種浮泛

而不確的教友生活，這種生活，人家慣常渾通稱之爲宗教集團，并且，這種集團，冒了假名義宣傳什麼教會的公共信道，當然，這還不致與基多的道理顯明地有所悖逆。繼後教宗又接下說：「因了這樣，人家將假冒這種不確的宣傳是公教內信德道理的疇範，是公教人應守的紀律及教規」。

何怪十年前，他頗過諷旨給皮耳敏茹省主教，據稱對於教友之參加經濟學社講座的一件事應加以禁止，其論調有幾處我們恐將說是太嚴緊的。

在這樣性質不同的集團中，起始時，因爲我們盲從了宗教的口號，以爲任何宗教集團都可以加入，故教宗的志願要堅持教友生活的原則，規勸我們應本着良心作事才可，設法消滅偽道理的輪廓，切勿輕視自己人格的卓越，信德的純潔，及天主由來等的問題，因爲倘若不是這樣，人家漸漸不需要教友的教律了，也不必相信什麼神的默示了，他們將說：「純粹的真理恐怕不那麼緊要的，因我們靠了實驗的証據，得知沒有了真理的人，也能生活自如而作善事」。

我們也不再提及這內部的衝突，蓋早已衆目昭彰了，大衆知道我們的弟兄們（指公教人與異教人），在公教教育

之下的掙扎，給與外教人一個不好的印象。

聖教會托給我們這責任，務使大衆公教化。「這件使命當鄭重地幹起，切不可侵犯他人的權利，當普及在各種環境中，不論在個人的生活上，或公共的生活上，鞏固地把持且承認聖教會內的真道原則」。

b, 滲漏作用，就是我們的道德觀念與集團觀念，腐化在異教人中間，這樣，把我們的信德與希望猶如一塊璧玉存在一只破碎的器皿中，大有擊破之危，這險象的發生關鍵是在彼此接觸的時候可見到的，同那般有德而負盛名的人相來往，固然是誠正而有益的，所可惜者，他們缺乏純粹的真理，與純正的意向，因此，我們不論在信德上，倫理上，教規上，性律上，財產上，契約上，婚姻與勞資的關係上，聖教會的義務及權利上，必將傳染他們的惡習和謬說，故教宗給我們先期預防此危機說：希望在最短時期內，急速恢復信德的純潔，誰都知道外面顯著的崩潰現象，不常是可哀可泣的事嗎。

c, 此外，再發生一個更可恐怖的结果：就是很精細的心理進化，這種人的思想，要試征服物質，以改良物質上的痛苦。他們乃說物質能够密地聯絡人的思想，物質陶冶人的感覺，故不必需要一個高尚的原由來勝過我們，包圍

我們，捆住我們了，這是大眾共有的普遍的觀念；因此，在這般進化的程序中，能響應及各人的良心，「倘沒有一個先決問題，或先期的規定，那麼，沒有一件集團工作能正式成立」。假如我們與他們一致團結了，當然，我們的真理勢必因之而受損，推其原，實因我們的信德的薄弱有以致之。

這種墮落的危機，比了一個堅於作惡的人的險象更為憂慮。

3 解決

在上面我們好似拋棄了集團的組織，及抵制方法的總問題，專注意到我們的良心問題。

一個赤誠的公教人，用自己的威勢和財力，與非公教事業相聯絡，由此，將發生兩種結論，一為合倫理者，一為不合倫理者。倘這件事業而不合倫理者，那麼，我們在甚麼階段上將負擔這不良的收穫，在甚麼環境中不免剿滅自己的良心，我們將何以緘默而繼續下去呢？推其原，實因在那兩種結果中起了事實上的抵觸所致。

無論甚麼工作，在倫理方面講起，終免不了三樣結論：就是或是善者，或是不善不惡者，或是惡者。

1, 人之工作，能一心向善，則其行為是善的。

2, 方法善而其宗旨不善者，不能稱為善事。
3, 在惡劣環境中，怎能產生善事或偉大的事業。
故在人的行為上，我們應注意：

1, 在工作上，譬如我預料將發生惡果的事業，我不可加入。

2, 在我與一眾相關的人之間，我們當用預防的方法，或用改善的方法，或用和緩的方法，竭力免除那些危險的現象。

我們當有一個合法的動力，為依附這類中立的集會，當預先慎重考慮該社的宗旨的價值，衡量其未來的效果，使我們成立接受他們的可能性。

尤其我們應當堅持我們的信德，服從教會神長的指揮。
教宗庇護十世在 *Singulari quadam* 通牒中，他認清在某種環境中，公教人可與非公教人合作，其唯一條件，只要謹慎提防那惡種的醉，他說：「我們不否認准許公教人，對於公眾利益上，謹慎地與非公教人共圖幸福，藉以成立一個公正的組織，或者組織其他一切誠正的結社，雖吾教宗准許在某種環境之下，可參加這種聯盟會，但是，必當加以特別謹慎，以防患於未然」。

為避去這種危機發生的方法，我們先當分組公教團體，絕對阻止一切不合聖教道理的活動及理論，其發生危機的顯著的原由，實因我們不加禁止之故。

此外，再有一個更高尚的方法：就是我們當成一個祈禱的人；勤領聖事，務使有力抵抗這類傳染；屢次奉獻自己的志願，盡忠於耶穌與聖教會。

我們的教外同胞們，他們將贊許我們與地方上共謀幸福的生活的志願，使他們知道我們公教是解決哲學，或倫理學上的重要問題之受托者。

4. 難題的焦點

這個問題，為什麼有諸大的困難？為什麼在各處都感到棘手？倘與善人合作，也將有如許困難呢？

我們在上面沒有討論到問題的中心點，問題看起來就成立在這點了。非公教人，與公教人，與公教人之間，先有一個公共的根本道理，然後能互相同盟，在自由思想家與放任主義者之間，以物質上的恩惠作為公共的根基。

同了精神派，則當敬崇天主，尊重性教與性律，灌輸倫理力為觀點。

同了非公教教友，則當相信基多是人類的救主，相信基多的恩寵為觀點。

公教道德與信德不與倫理律相悖逆的，慣常沒有公教道德的集團，少有善效的。

祺耳松先生在他的作品內說，講到合作也有合作的價值；可是有多種光景，我們不能參加某種工作，因為其整體的或局部的結果，與公教道理相悖逆的緣故，大凡脫離了倫理的關係的合作，是萬萬不能成立的，但是，我們必須有了方法對付之後，才可與那些邀我們的人，或那些期待我們的人相合作，因為聖教會的宗旨，不在口頭上的空談，說救人的靈魂，它在實際上又施行種種具體的方法，使人便易得救己靈：譬如宣傳真道，施行聖事等。

假如有人願與我們合作，一如聖教會內的一肢體，那麼，他先當入天主教，不這樣做起，我們不能與他合作任何事件。倘若與他們合作了，那末，我們的真道必將受其累。

其郎先生在分析這種工作的環境上，猶如祺耳松君所伸說過的，不過他更用具體的方法來確定他的觀念。

第一，就是一個公教人被請加入某種中立機關，不能以其宗旨善而立即加入，因為能夠有陰謀藏在這集團內，祺君說：「此問題看起來不那麼簡單的，在我本人一方面，當我在接受之前，我必當再三思索；倘我接受，在甚麼光

景中我是值得與他們合作的？」

他說到這裏，立即預料在這般中立的集會中，將有難題發生，因它與宗教的信德有關，與哲學上的一切見解有關，他再接下說：「有一個中立派的委員，他主張倫理當是外教化，非但應與宗教道理相區別，且又脫離形而上學的原則，我也見到過一個自由派的耶穌教徒，與一個嚴刻的加爾文教徒，他們誓言我們各人尊敬他人的自由權，以後我們也不必再提及我們分裂的原由，我們大家聯合可也。」

祺君爲試驗這宣言的真相，對於中立社團體的教外同僚發揮如下的一個問題：

「果真我們在倫理的需要上互相融合，但你們知道那種倫理？是否認有天主的倫理麼？要知你們所否認的，就是我們宗教教育上的原則，就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現在我也不要求你們接受此原則；不過，倘若你們果真要公教人士的協助，那麼，我欲問你們將拒絕他們有訓育的權利麼？」

祺君說有如下的一個實驗上的結論：

「幾時人家貢獻給我們一個接受我們的條件的合作，我們不妨也接受它，不過，切勿失去良機，一面辭却他人

的請求時，對他們說出我們所以拒絕的原由，以免對方的誤解，因爲公教與那些拆毀它的精神的派別，是冰炭不相容的。」

講到異端教人與我們公教人之間的合作，則與前面的外教人的合作的光景迥異，問題覺得更精細而有趣。

勃爾地哀氏証謂一個在道不同的宗教間的同盟，是多麼難於實行的呢，但是也有其合作的級制，我們也可按着異端重心的高低，而與他們合作。

聖教會允准我們與英國異端教人，路德異教人，加爾文異教人相合作，不過，對於有幾種默示的道理，應加意保護，聖教會也屢次發表過神學上的論文，勿使他人對於我們公教的神學懷疑，因爲公教是至一的。

當然，我們與分離的弟兄們應該相合作，藉以保護天主教道理原則。譬如在英國，有許多公教信友與異端教人相聯，藉以反抗那些誤解聖經的聖經學校。

同樣在德國，我們在各處見到公教人與耶穌教人互相聯盟，一致反抗那些無宗教派，及無神論。

或問公教人與異教人能否在原則上相合作，辣彌哀司鐸在法國聖心報上已隱約地對於此問題表示贊同，爲使他們便於歸附聖教律法。故我們當儘量尋機與分離之弟兄們

相攜手，務使他們早早同歸一牧一棧。

在倫敦公教主日報上，登有一個好的公式說：「我們公教人與異端教人互相合作，非但是值得稱讚的，而且亦是件責任」。

5 結論

我們約畧言之：

1, 各公教機關先當互相團結，這是為保護信德最重要的一點，教宗庇護十世所摺斥的，就是公教集團間的互相仇視而不睦，因為這種嫌疑，便是前途慘暗的朕兆。

2, 信德先鞏固了，即使他人加入我們的團體，我們的基礎，也不致被他們所動搖了。樞機主教茹斯巴利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所發之函件中說：公教工團同盟會，猶如吸引教外工人認識真道的方法，教宗良十世更進一層的希望，「祝賀你們大量的協助他們，務使他們更認清真教友的生活」。瑪里登在他的刊物中引證過教友的復興事業，儘可與非公教人合作，倘若他們確實地盡好教友的本分。

3, 假如為地方上公共利益起見，我們不妨暫且與他們合作，這也沒有多大困難之處。

4, 并且，有時因着大眾的幸福起見，聖教會叫我們自動的加入某種外教的或異教的集團。但是，當服從教宗的指揮。譬如教宗庇護十一世在一九三一年，諭令我們考察公教工人，一務使他們觀清自己投在那樣的工團中，這工團是否愛護公義及真道，是否對於信友的聽從良心及聖教會的指導，是絕對無妨礙的」。

總之，倘若我們認清了環境，望準了目標，不妨與外教人或異教人相合作，只要我們各自堅定善志，應用種種方法，不遺害自己的靈魂及他人的靈魂為要務。

我們聽了上面的數點注意之後，我們當慶賀公教前途的光明，發展我們公教明智的見解，加以各人內修的神力，我們可勇往直前，到處宣傳天主教主義。

當今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之時，只是天主教能挽救狂瀾，振頓風化，闡明真理，使人得到最後之終向。

一個著名的不信者，名蘇壇，他寫說：「天下最凶惡的事，就是誰把宗教信仰拋在自己的生活之外」。

巴那主教說：「最後之勝利，不屬於自由主義，不屬於無神派，然屬於天主教」。

耶穌傳(續)

原著 Remigio Vilarinho Uarte S. J.

楊堤

五十四 首先的門徒

(若，壹，三五至五一。)

耶穌從那裏經過，並不逗留，也沒有知苦翰談話，他與若翰談話很少，恐怕領洗時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也許是天主上智的亭毒，叫別人無藉口之詞，說他們共謀不軌，同贖欺民騙世奪政之計。

那夜，耶穌大約即在野外席地幕天的過宿。在那兒有許多洞窟，是若翰和弟子和來作補贖者底住所。

翌日，約模十點鐘——是那時的計時法，即今之下午四點鐘——若翰和兩個弟子仍在伯大尼亞野外站着。兩個弟子中一個是安德肋(Andrés)，隱名的一個是載伯德底兒子若望(Juan Zebedeo)，他將親眼所見的筆之於書，是晚，是他被召的一晚，爲他是怎樣的甘飴深刻永遠不能拭去的回憶啊！

他們三人在一齊，你一句我一句地很容易提及昨日的事情，津津有味地暢談所見的天主底羔羊，他的道貌德容和他的吸引力，更談到他受洗的經過，他的故鄉和他的父

母等等。這是若翰昨日說話的必然的結果，因爲若翰昨日說的話深深地感動了聽者，尤其是感動了自己的高足，這是無疑的。

師生三人在一齊時，耶穌路過其前，若翰見了說：

「你們看，天主底羔羊！」*» Ecce Agnus Dei -*

兩個高足這次聽了師傅底話，無疑地，拿定了跟從耶穌的主意，得了若翰贊許時，便上前去追隨耶穌。耶穌一轉身，看見他們跟着他，就向他們說：

「你們找甚麼？」

他們回答說：「辣彼(Rabbi)師傅！」你在這裏住？」

耶穌說：「你們來看看吧！」

他們就去了，見了耶穌底住處，那一天他們就在他那裏住下。在曠野裏能有甚麼住處呢，不過是窟穴石洞罷了，也許是陋室或草棚，也沒有床榻，也沒有蓆子和毯子，只有一些乾草，耶穌裹衣就地而眠。

他們在那兒談話，問的問，聽的聽，耶穌藹然可親地待他們，他們都是耶穌底宗徒，一位是耶穌底愛徒；聖若

望沒有告訴我們，但是在此促膝談心，面命耳提中，他們傾心悅服，堅認他是默西亞，這是無疑的

翌日，其中一位——安德肋情不自禁的跑到自己的胞

兄西滿 (Simon) 跟前說：

「我們找着了默西亞基多。」

就領他到耶穌跟前，耶穌定睛一看他，便說：

「你是若納 (Joná) 底兒子西滿，後來你要叫則法 (César)——伯多祿 (Pedro 磐石)」

安德肋真是抱着「善與人同」的主義；他將耶穌介紹

給胞兄「則法」，「伯多祿」，顧名思義，是耶穌預言

西滿底將來，他願意在穩定的磐石上建立自己的教會。

耶穌底紫帳前有了三位高足弟子：若望，安德肋和伯

多祿。

若望告訴我們，安德肋代胞兄西滿介紹，同樣地有人

相信若望亦代胞兄雅各伯 (Santiago o Jacobo) 介紹了。

到了明天，耶穌要往加里利亞去，由若爾當河而上，

進入本省時遇見斐理伯 (Filipe)，他是弟伯利亞湖西岸伯撒

依達人，與安德肋伯多祿同城。

耶穌向他說：「跟我來。」 Sequer me...

耶穌向他說明爲甚麼，自己是誰和自己的計略，雖然

他的朋友和邑子向他細談了許多，並向他敘述在若翰處所經觀的種種，但是絕不免有掛一漏萬之憾。那三位邑子喜歡得甚麼似的，因爲又添了一位同志，耶穌底使徒。

最堪注意的是這些們徒底「勸人入教之熱誠與神火」

被師傅在這濫觴之日所激發，其興奮與同情已達極點。他

要吸收千萬人底心，他要估據萬千人底心！這些門徒底心

已被他吸收而佔據了。

斐理伯一結識耶穌，便矢志做耶穌底徒弟，繼而憶起

了自己的愛友拉達乃爾 (Zataneel) 便去找他，既遇見他，就向他說：

「梅瑟法律上所記載及先知所預言的那一位，我們找

着了，他便是納匝肋村若瑟之子耶穌。」

斐理伯底此種知識，並沒有甚麼獨到處。

拉達乃爾不是尋常人，而是讀書之士，但他獨不知納

匝肋預言一節，所以他說：

「納匝肋人麼？納匝肋能出什麼特產？」

斐理伯說：「你來，你來看看再講！」

耶穌看見拉達乃爾來到，就指着他說：「你看，這纔

真是一個義臘爾人，心裏沒有虛詐的。」

「你從那裏認得我呢？」拉達乃爾說。

斐理伯沒有叫你以前，」耶穌說：「你在那棵無花果樹底下的時候，我就看見你了。」

耶穌底這幾句話是讚美拉達乃爾底一件秘密的事情。

大概他是深深地躲在無花果樹下，心神緊歛地祈禱，或作別的好事情，他想避人耳目。拉達乃爾見耶穌知道他的秘密，驚訝歎服地說：

「辣彼！你是天主子，你是義臘爾人底君王！」

耶穌道：「因為我給你一說：『我見了你在無花果樹底下，』你就信了，將來你要看見比這個更大的事。」

耶穌繼續地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要看見上天洞開，天主底天神爲『人子』上去的上去，下來的下來。」

耶穌在福音中稱自己爲「人子」，這是第一次。耶穌平常喜歡用這個名字，後頭我們有機會解釋這個奧妙名字，並說明耶穌是基多，他亦作証自己是基多，是默西亞，到底他總不自稱基多，而喜歡用別種名字，尤其是喜歡用「人子」(Filius Hominis)自稱。

在這裏不見得拉達乃爾稱耶穌爲「天主子」，因爲當時他那裏了解後來他和一切門徒所了解的本義呢？他們只看默西亞是一偉人，是天主所器重的，是天主底寵子，是

超越一切天神和世人的，但是他們不知道他是天主本性本體之子。拉達爾當時沒有如同後來所有的相當的默示與知識，爲了解耶穌是天主眞子，與天主同是一性一體。

請讀者注意，若望福音稱拉達乃爾爲拉達乃爾，但是在合觀福音書上稱拉達乃爾爲巴爾多祿茂 (Bartholomae, Bar-Tol-Mai, Tolmai 底兒子。) 再請讀者注意，——一次記者，永遠記者，——瑪竇，瑪爾谷和路加福音稱爲合觀福音書。(Evangelijs Sinopticos) 這是神學上的術語，將來我們恐怕還有解釋的必要。

救世主和這些門徒榮歸加里肋亞本省。

我們曉得，跟隨耶穌的無慮只有五六人。但是納匝肋的木匠已開始爲義臘爾人之師了。

五十五 加納婚筵 (若，貳，一至一一)

耶穌召了斐理伯後即離猶太而歸納匝肋鄉。他這次回來不是如同出去的時候。他出外時祇是一個納匝肋木匠攪在旅行團中，他回來時領着五六個門徒，他們周圍地繞着他，成了他的異采的光輪，若爾當河的經過，保弟斯大底作証，一被宣傳是默西亞，便身價十倍。他的門徒的興奮與心火還沒有冷下去，便到處逢人說基多。

走了三日的路才到目的地，那時他的母親不在納匝肋，而到加納去了，因為那裏有她本家或朋友底結婚禮，她被邀去喝喜酒去了，耶穌亦在被邀之例，他的門徒沾他的光亦在被邀之例，納匝肋的木匠成了義臘爾人之師，那裏的衆人已打聽知道了。

耶穌不是不喜歡交際的，他不拒絕社交，他贊成正當的娛樂。他更願意出席祝聖婚姻，祝聖家庭的娛樂，祝聖夫婦的愛戀，祝聖人生的終身大事，所以他欣然就請，而且他後來亦屢次出席宴會。不但那時，而且常常給我們立榜樣，他就如同他的宗徒保祿所說：『我就合一切的人。』

Omnibus omnia factus sum。聖保祿為耶穌這樣作 *Ut Christo Iucifaciam*，耶穌為聖父並為自己這樣作。這種「隨鄉入鄉」的精神是我們應該效法的。

加納是一小村，納匝肋東北八九里，是拉達乃爾底本鄉。由納匝肋到那裏，一路風景可愛，經過惟一的一水井——全村祇有一個水井——時，便到了新人家，看那桃之天天，灼灼其華，聽那琴瑟友之，鐘鼓樂之。

席次，勝友如雲，高朋滿座，甘果繼進，清酒徐行。不知是客人出人意外的多，或是別的緣故，席次告了一酒「荒」，這在主人方面是怎麼難為情啊！

一對新人臉上泛着紅潮，因為東方宴會極端注重香味與旨酒，若是缺少這不可缺少的東西，那是多麼難為情啊！

這種光景婦女界的消息格外靈通，她們比別人先知道。她們應酬賓客，最愛臉面。瑪利亞自然不能例外。消息傳入她的耳鼓時，她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沒有酒了，她覺得主人的沒趣好似自己沒趣一樣，她有天然的賢惠和深厚的雅意，她比別人更慇懃，她，託故離開席位，走到聖子跟前，用極簡單的話向聖子說：

「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說：「女人！我同你有何干涉，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也能設這樣懂法：「他們的事情與我們有甚麼相干呢？女人！」但是耶穌說這話，一定有別的意思。

耶穌的話怪難入耳。希伯來語是這樣說的 *Ma-li-ya-tak*，意思是被囉唆者願意不被囉唆。你不要囉唆我，不要干涉我，讓我平安吧！不要惹我吧！

聖母聽了耶穌底口氣，便求耶穌非顯聖蹟不可。耶穌雖然是聖母底下人，但是他有默西亞的使命，他在聖殿中曾說，他要承行聖父底旨意。耶穌不願意發聖蹟，若是目

的不在默西亞不爲默西亞，他不願意因骨肉之愛而發聖蹟，所以他向母親說：『你是甚麼人？你叫我現在發聖蹟？我的聖蹟不是你願意我發，我就發，因爲我是默西亞時，我不應該聽你的命，我祇該聽天大父的命，他願意我怎樣作，就怎樣幹。他願意我發聖蹟，我纔發聖蹟。』

他更決絕地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意思是說：我要發許多聖蹟，但是我發聖蹟的時候還沒有到。如今不是發聖蹟的時候，你讓我平安吧！

聖母已經曉得耶穌在傳教前不發聖蹟，她也沒有看見他發過聖蹟。聖母已經曉得耶穌在傳教時要發許多大聖蹟。無疑地，這是耶穌告訴聖母的。但是聖母看見耶穌不再幽居度日了，而且他的傳教生活開始了。雖然耶穌一個聖蹟還沒有發，到底她異常興奮地求他，叫他的許多聖蹟從此開始。

耶穌回答的話有腔有勢好似不近人情，但是話雖如此說，事非這樣作，如同爲人子的，爲人父的，和爲人朋友的，多次以話頭推辭，以事實承辦。聖母毫無懷疑地，卽刻呼喚僕人，向們說：

『他吩咐甚麼，你們就作甚麼。』
真的，耶穌馬上向他們說：

『你們把這些缸灌滿水吧！』

在那裏有六個石缸，爲猶太賓客淨手洗脚之用。每個石缸可容一擔水，六個等缸可容六擔水。那時可以說是空如也，因爲所有的水被人用完了，所以命人再盛滿。

汲水比沽酒容易的多。唯一的井水可以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僕人把石缸都挑滿了水，滿得幾乎要漫出來。

『如今可以昏出來送給主席的，』耶穌說。

主席的不是別人，他是堂倌。僕人便昏出來送給堂倌。堂倌一嘗，異常驚訝，不算是從那裏來的這樣的好酒，只有那昏水的僕知道清楚。堂倌驚奇不置地走到新郎面前，就在衆客面前莫明其妙地向新郎說：

『人都是先上好酒，等客喝足了纔上次等的，你反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這是耶穌在加里肋亞加納行的頭一個聖蹟，發顯了自己的光榮，他的門徒都信服了他。』

聖若望這樣下了結論。他所寫的是他躬逢勝錢時親自見過的。

我們還該牢牢地記着，故事中所說的：若不是聖母的請求，耶穌不得發聖蹟。是她，耶穌被邀赴宴；是她，酒一破產便告知耶穌；是她，請求聖子；是她，知道聖子不

會拂戾母意；是她，叫聖子的傳教生活提早開幕；是她，見默西亞的鐘點未到，便叫日頭加速度地升上，爲的聖子好發一個靈蹟，粧一粧朋友的面子。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加納已矣，猶太墟墟！

但是聖母請我們赴她愛子的婚筵，在那裏沒有日落西山酒闌人散之說。

五十六 葛法翁（若，貳，十二至十三）

人生之劇，一幕一幕的過去。假使若翰作証之後，耶穌召徒之後，他還表示認識人底心理與意志之後，還有一點疑惑時，那麼加納聖蹟很能解釋疑惑了，而且解釋得很圓滿，叫人一見而知那木匠之子，除了修理門窗，和製造犁耙之外，一定還有更高尙的使命。

聖若望在頭一個聖蹟上說得很好，他說：「耶穌發顯了自己的光榮，他的門徒都信服了他。」無疑地，他們老早地都信服了他，不過從那時起他們更相信耶穌底使命與權威，他們一點懷疑都沒有了。

那時耶穌不回納匝肋，而在門徒的擁護中，到了日叻撒海的西北岸，他在加里肋亞傳教的中心點葛法翁（Capharnaum）。我們後來要說到這城，當我們描寫這湖的時候，這湖若不是有如許浪頭，它亦無眼福得見默西亞底異蹟。

耶穌由加納到葛法翁，不但他的門徒隨着他，還有他的母親和兄弟，老表和親戚也一同去了。——在它處我們已經下了一兄弟「底界說」。

他出來發顯於世界，如同默西亞，基多，達末之子，天主之子，總而言之，如同數千年的被仰望者，他的道路若翰代他預備好了，他的行踪若翰代他介紹了，說他在他們中間，而他們不認識他。他現在出來了，爲的叫衆人都認識他。

他的第二故鄉納匝肋是偏僻幽靜之地，他要出來到通都大邑。加里肋亞底葛法翁與猶太底日路撒冷是巴力斯坦底人烟稠密之地，所以加納婚筵之後，卽往將來傳教的兩個中心點作短期停留。大聲疾呼，叫自南徂北的義臘爾全體的人民注目，注目！

他是光，如同他後來向宗徒所說：「光不應藏在斗底下，而該放在燈台上。」

雖然聖經上沒有說，但是大半耶穌是寄居在伯多祿底家裏。伯多祿是已經結婚的人，是有妻子有親戚的人，也許在葛法翁城有耶穌底中表。聖經上亦沒有提起耶穌此次講道理與顯靈。但是我們亦可相信他講了道理顯了靈蹟，因爲他後來回到納匝肋時，他的鄉人向他說：

「我們聽說你在葛法翁行了大事，你在你的故鄉照樣作吧！」

一句話，耶穌在葛法翁爲時甚短，即啓程往日路撒冷去了。

這是春夏之交，巴斯封大瞻禮已近，日路撒冷將舉行隆重的典禮，一切義臘爾弟子在可能範圍內，都應該去參與典禮。耶穌十二歲時第一次赴京瞻禮，那一次他曾淹留於聖殿，回家後，在聖家中度私生活，聽命和孝愛與日俱增，每年必赴京瞻禮。十二歲時他一度在學士中令人注目後，沒有別的代表，他要去，他毅然決然地要去。他趁着瞻禮的機會，聯合着各方的人，在門徒擁護中往京都去。

第六 第一年傳教（紀元後二七至二八年）

五十七 京都瞻禮（若，貳，十三。）

來到聖城的耶穌已是一位知名之士。人還未到時而名聲已經到了，那末人到時的名聲更該如何呢？許多人認識他，因着保弟斯大底作証，門徒在加納所見的奇蹟，師徒在葛法翁短期的逗留，門徒到處明白地高興地宣揚。

渴望默西亞的百姓，到處尋找耶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他在衆人擁護中以辣彼自居，他聽門徒底作証，他

聽門徒講論所見的奇蹟，娓娓動聽，深深感動。圍繞納匝肋人的人越來越多，他坦然地如同天主底代表，義臘爾人之師，和默西亞，他教訓人並不裝腔作勢，而是充滿威權，他的道理是有力的，可靠的，高出其他一切教授所訓誨的。

若是斷章取義，可以相信耶穌最初幾日行了幾個奇蹟。

此種現身的機會是很堂皇的。那時日路撒冷濟濟一堂的是幾百萬朝聖瞻禮的。從四面八方國內國外來的朝聖者，尤其是加里肋亞來的朝聖者多半認識耶穌。這個瞻禮是宗教的最隆重的瞻禮，瞻禮期間佔據一切心靈的是宗教的事情：敬禮和祭祀，默西亞的景仰，和保弟斯大的說話，基多已來等等。於是耶穌自居默西亞後，衆人看見或聽見他的奇蹟後，更令人注目，注目！

五十八 驅逐聖殿褻瀆者（若，貳，十四至十五。）

他在人民面前說了幾次話以後，一日走入聖殿。

瞻禮期間，聖殿是來來往往的人底中心點。那時的聖殿是很壯嚴的。俘虜釋放後，索羅巴伯即建築聖殿，因陋就簡；看見過撒落滿聖殿的老人家感覺到眼前的聖殿相差

徑庭，因而啜泣，但是同樣的老人家若是看見了黑落德修理的聖殿和迴廊富麗堂皇，莊嚴美觀，一定因而微笑。史家約瑟夫敘述聖城和聖殿的筆墨很可愛的，他描寫這座聖殿說：外部一切，無不輝煌奪目。全部都是鑲金錯采，被初出的太陽光一照，紅得似火，反映得萬道光芒，真使人讚美驚駭。外來的朝聖者遠遠地看見時好似雪山，因為覆蓋的不是金質，而是極白的大理石。上面都有極銳的金刺，使鳥雀不能落腳，免被污穢。

那時聖殿的樣子與我們現代聖堂樣子迥然不同。我們若看了法人弗居葉(Vogüe)和奧人希開(Schick)底繪圖，恐怕能有近似的印象。

撒落滿用他父親達味所收集的材料建築聖殿，——這是一幕。聖殿是建築在摩利亞(Moria)山上的。這聖殿的確是巍峨雄壯的建築，富麗偉大的宮殿。

這聖殿毀於巴比倫人手。俘虜返國後，索羅巴伯從事重修，——這又是一幕。但是遠不如前，亦不能安放結約之櫃(Arca de la ALIANZA)結約之櫃雖然被日肋米亞(Jeremias)收藏保護着，但是不知所終。

這聖殿是天主應許先知亞傑，說是歐西亞要來此巡禮；光陰荏苒，到大黑落德時，聖殿被他修飾得輪奐一新。

這一年肋未和司祭在修理聖所。外院已經修理好了，不過還在加點綴品。

聖殿是建築在岩石上的，非常穩固，而且寬大高敞，小山被它佔着，地勢甚好。

總歸一的：聖殿最主要的部分是聖所和至聖所。聖所前有祭司的院子和祭台，男人和女人的院子，還有外教人的院子。

外教院或外院A範圍是很大的，周圍都是走廊，有八道門與城相通；西邊三道門，有兩道門(10,11)有橋，橋在地羅朋(Tiropeon 12)南邊。三道門通古城；北邊的一道門無重要關係；東邊金門(Puerta Dorada 5)是很華麗的，由此可以望見橄欖山。外院四周的走廊都是很敞大的；南邊帝王廊(Pórtico Real 7)長一八五公尺，四排文柱，每排四一根；約瑟夫說：「此等建築，目下無雙。」撒落滿廊(Pórtico de Salomón 4)最長，雄渾不足，秀麗有餘。西北二邊形成四邊形的兩條走廊(16,17)平凡無奇。

這外院外教人可以進去；耶穌在這裏講了不少道理，行了不少異蹟。

有一斜坡(14)佔了這外院的一半，斜坡上有十四級的階，最上層(15)有石欄杆，高一·三五米突，沿着欄杆有

十三道門，每道門上寫着有這樣的字樣：「外國人一律地不能擅入聖殿周圍的欄杆，犯者作死罪論。」因此外教人不能再往前進了。斜坡比外院高八米突，有直角形的建築物。東邊有一古銅門（3），叫做美門（Puerta Bella 或 Espectosa）高一三·五〇米突，寬七米突；由此門進入婦女院，長六〇·七五米突，寬等之，四周有走廊和聖殿的附屬建築（abcd）。這院一切義臘爾人都可以進去，稱為婦女院，因為她們不能再往前進了。

美門對過有里加諾門（Puerta de Nicanor），這門比美門更大，高二二米突，寬一八米突，門前有半圓形的十五級台階。司祭由此門出來接受獻主的長子；門這樣大兒，無疑地是為衆人都能看見裏面的禮儀。

由里加諾門進去便是司祭院（C），但是男子由門限還能往裏走六公尺。司祭院的地基比平民院的地基要高一·三五米突，此院是司祭和肋未人的禁中，院內有祭臺等設備。東邊，南邊和北邊有房間和聖殿的附設部。正中（G）有實心的燔祭臺，以石砌成，高四半米突，長一四米突，寬如之。台階十四層，其上有極大的鐵架，為燔祭焚燒之用。

最後進為聖所（Sanctuario I），為聖殿主要部分。

這聖所高到四十五米突之外了。在前者為聖所（Santo）在後者為至聖所（Sanctissimo, Sancta Sanctorum）

聖所前廳（Vestibulo）有一門，高三一·五六米突，寬一一·二五米突，兩邊各有一座高塔（Torre）。這道大門錢的是金，畫的是葡萄林，——義臘爾人底象徵。前廳內有兩張桌子，一張是大理石的，為放要獻的麵包，一張是金的，為放獻過了的麵包。

前廳之後為聖所，有一門，高二四·七五米突，寬七·七二米突。門為四扇，白日開着，門前掛着顏色不同的錦繡門帘。聖所寬九米突，長一八米突，高二七米突；南邊有一臘臺，高七肘；北邊有一桌子，為供獻麵包之用，麵包八日一換；中間有焚香——（香有十三種）——的祭臺，每日奉香兩次，即晨祭與晚祭時，由值班的司祭舉行。

聖所之後為至聖所，為聖殿中最神聖的地方。門口有兩重帳幔相距四十五公分地懸着。這間房子完全是立方的——縱橫都是九公尺——幽暗的，空洞的。祇有一塊石板離地六公分地憑空懸着，表明這是古昔放約櫃之地。

總而言之，聖所和至聖所範圍都不大。這也難怪，因為這不是為百姓們集會之所。前院是百姓們集會之所。聖所祇准奉香的司祭進去。至聖所祇有司祭長能夠進去，而

且一年一次，即贖罪大禮日，他在那裏爲民衆作片刻的祈禱。

這是紀元時代的義臘爾人唯一的聖殿，巍巍乎，懿歎盛哉！它看見了多少奇蹟！它聽見了幾何道理！

一年到頭都有祭祀，尤其是瞻禮期間朝聖者大量供給祭品之時。巴斯卦瞻禮期間，耶和華要享受幾千犧牲，所以燔祭臺是很大的；執行者是肋未人，他們人數很多，到底也是很忙的。

逾越節既需要如許的祭品，那末臨時商場是不可少的。所以有賣牛羊鴿子之類的，照顧生意的有窮人，也有富翁。

聖殿中應時而設的有十三個獻儀櫃，他們稱它號筒 (Trompetas)，因爲它的樣子像號筒。每人一年半個西克爾，這是義臘爾人底義務捐。但是不收外國錢，祇收猶太錢；自外國回來的祇有外國錢沒有本國錢時，只好兌換，所以錢莊和兌換處是不可少的了，錢莊和兌換處與買祭品的商人相依爲命。他們以通用的西克爾兌換別人底羅馬錢和希臘錢。至少有百分之五的賺頭。

以前，商人和兌換銀錢者都在聖殿外兜攬生意。但是耶穌時代，司祭們好貪小便宜，多少不一總想分幾個，所

以准許商人到聖殿內做買賣，而且有的商人是司祭的親友，他們以個人名義到聖殿內做買賣。臨時商場，瞻禮前二十天便開幕了。如幾位作者說：這是投機事業，這是褻瀆聖殿重地。

逾越節到了，耶穌到聖殿去瞻禮，看見聖殿內亂七八糟，弄得不像個樣子了。祈禱的經堂變成了商場，聖父底房子變成了錢莊。在那裏賣牛的也有，賣羊的也有，賣鴿子的也有，坐在那裏兌換銀錢的也有。各營其業，甚自得也。

他十二歲以後，沒有一年不看見這種情形，同時那一愈願主榮」的心火也沒有一次不燃至白熱。但是他的時候沒有到，所以他噤若寒蟬，一的話都不說，隱忍到一定的時候。

他的時候到了，那卽是他的時候。他不是納匝肋的木匠了，而是天主的欽差。他是先知瑪拉基亞所預言的：「誰能料到他來的日子，誰又能抵當他來？他好似煉火，他好似漂白粉，他要煉淨金銀，他要漂去糟粕，他要陶汰肋未之子，他要造成聖潔的司祭。」(三章一至三節)。

這種狼藉的現象又呈現在他的眼前，真使他怒髮衝冠，不能再容忍了。耶穌於是用繩子編作鞭子，大抽特抽，

「把他們連牛帶羊都趕出殿去，把兌換銀錢的錢傾在地下，推翻了他們桌子。又向賣鴿子的說：『拿去這些東西！不要拿我父的房屋當作商店！』」

沒有人敢抵抗，沒有人敢反嘴。他的容貌與赤誠都能折服人心。他不但有理，而且有至上的威權。他稱「我父」，這並不是第一次，以前他曾教人認得他是耶和華之子，聖殿是耶和華底房屋。誰能反對那自稱耶和華之子者？所以商人都到了乾潔的廊下和外院。那賣鴿子的恐怕是貧窮人，因此耶穌優待了他們；他們提着鴿子籠乖乖地走了，留在那裏的是聖殿之主，他真是聖殿之主，門徒看見平時溫柔良善，總沒有如此的義憤，便憶起達味預言的話：「我為你的殿宇，心熱如火，將我銷耗。」

新發生的奇事流傳甚快，說是有一個人驅散牛羊，打翻櫃台，商人和兌換銀錢的嘴裏尙在嘖哩咕噥地埋怨着，於是衆人都擁擠上來看那一騙逐者——到底是誰，啊，他是一個男子漢，他敢在衆人眼前如此舉動，而對方呢，是那些愛財如命，不講公平交易的商人。他們不但自己強橫，還受着司祭的保護。

來的那些人中，有的是聖若望在自己福音中自始至終所稱的「猶太人」，他們從那日起常與耶穌作對，還有聖

殿底管理人，領袖和司祭，以及撒杜賽和法利賽代表等等，他們來找這位新來者底岔子，這位新來者彷彿被他們認識，又彷彿不被他們認識，他莫須是暗中摸索的間諜吧，可是他的胆量真不小，不問三七二十一，沒有領得許可時便打得落花流水，這還了得啊，如此的好犯上而又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但是，這件事是揭破他們的黑幕，宣佈他們的狼狽為奸。

沒有人敢與他較長論短，因為他的行為可以感金石回天地，真正的義臘爾人都同情他的舉動，但是他們反對他的威權。

他們向耶穌說：「你做這事，有甚麼聖蹟顯示我們呢？」即是說：你用何種表示作証你有行這事的威權，而且是為光榮耶和華——你所稱的父？

他已經數次說明自己的人格，為作証起見，並行了幾個奇蹟。不然的話，商人和司祭看見他是一個新來的平常的加里肋亞人時，一定躍武揚威地不同情他的舉動。但是，以前他們對耶穌底人格，名聲和威權有一點認識。

耶穌向他們說：「你們折毀這座聖殿吧，我三天又蓋起它來！」

耶穌說「這座聖殿」時，一定打着手勢，指着自己的

身體，又指着聖殿，這是被釘而死及三日復活的預言。他們不了解這話的真義，以爲是指着這物質聖殿說的，便說：『蓋這座聖殿費了四十六年，你三天就能蓋起它來麼？』

黑落德重修索羅巴伯的聖殿工作，至此已歷四十六年之久，工作之始是在他登極後第十八年，至紀元後六十六年竣工，不久復遭毀滅。

他們也不敢再往下盤問了。

在此我們得着一個比較準確的耶穌底生命底年月。約瑟夫說黑落德在羅馬紀元後七三四年開始重修聖殿，即基

耶穌的門徒亦不明白先生的話，原來耶穌底話是說的

多紀元前二〇年，與古士督來叙利亞之年。準此，我們加

「肉身之殿」。所以『耶穌從死人中復活以後，他的門徒

猶太人所說的四十六年，即得羅馬紀元後七八〇年等於我

想起他的話來，便信了聖經，也信了耶穌所說的話。』

們的紀元後二七年。

●聖誕瞻禮上海教區爲購機祝蔣公壽總動員募款

上海教區惠主教，對於此次募款購機祝壽，極提倡贊助，除已通令所屬本堂神父主持辦理外，特定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穌聖誕瞻禮，爲募捐總動員日，期前請各總本堂及本堂神父，向教友特別講道勸捐，總期每個教友多少作點獻儀；是日各堂口由公進會青年會男女會員，或教友或童子軍或學生佩帶特製徽章，輪流分列男女各門口，自子時彌撒起，至晨間末台彌撒止，凡到堂與祭者，不論男女老幼，一律請量力捐助若干，各地公教進行會亦一體動員，自捐或勸捐，所募之捐先交本堂神父保管，然後匯交上海董家渡公教進行會陸總會長，至各處捐款人名單款數，由各該處募捐委員會妥爲保存，募捐結束後，將該項人名單彙陸總會長，編印報告書，以昭信實云。

又蔣院長不幸於十二日被困西安，全國信友聞訊，咸極震驚，紛紛自動爲蔣公安全脫險祈禱，或獻齋克苦善工，以邀仁慈天主矜全，僉以救護機倘能早日購妥，即可飛往西安救護，故此大募捐，信友咸慷慨解囊，成績極佳，當晚聖體降福後，聞蔣公脫險訊，義情興奮，咸感天主俯允禱禱，庇佑領袖之洪恩。

聖教會對於聖依納爵之神操及會典 (續)

不但如此，當一七六一年，魯意十五世想用一種調停的方案來保全耶穌會士們，要變更他們的組織，使耶穌會失去了原來的精神的時候，格肋孟多十三世便立即表示反對。那時有一句千古不朽的至論名言：「讓他們（耶穌會士們）依着他們本來面目留存着，否則就不必留存。」有人以為這話是耶穌會總會長李謙 (Ricci) 說的。不，實在這是格肋孟多十三世的話，這就表示他斷定耶穌會那時的行為是對的。到了在法國的耶穌會，全被摧殘的時候，這位教宗還想至少替那些被逐的會士們爭回榮譽。因此，他便在一七六五年，一月九日頒佈了一道 Apostolicum 詔諭。這裏我們應當摘錄出幾句詔諭的原文。格肋孟多十三世在這道詔諭中，先把有所反對耶穌會，流傳着的譏謗，聲象一番之後，就說：「我們要擯斥這對於聖教會，天主委托給我們的教會，和對於這宗徒聖座，這樣嚴重的侮辱。我們要憑着我們的最高神權，抑制那到處散佈着，相反一切仁義觀念，用以陷誘人靈的，不義不信的呼聲。我們要依着他們正當的請求，重新確認耶穌會中所有正式神職人員

的地位，在他們目前的災難中，予以慰藉。末了，我們還要應允我們諸位可敬神昆，主教們，所有合法的願望；他們曾從公教各方，寫信給我們，再三稱道這耶穌會，而且能用他來在他們的教區中，收取最大的利益。因此，由於我們自己的發動，和我們切實的深知，憑着我們全部宗座神權，追隨着歷任教宗們的遺跡，正和他們對於該會所昭告宣示的一般，我們也要一樣憑着這永久有效的憲法，來昭告宣示如下：耶穌會人認識熱忱昭事，和勤修聖德的最高境界，不特這兩端是出於他主要的宗向；衛護聖教宣傳信道，便是他所以達到這宗向的種種方法，也在在有這種表現。這却有我們親自經驗過的。我們知道耶穌會訓練養成的聖道干城，和天主的戰將，至今確已不少，他們大無畏的精神，不顧一切艱危，梯山航海，把福音的光明，帶給那些殘暴野蠻的民族。而且凡在這可稱道的修會中立志精修的會士們，我們看見有的專務栽植青年，造就他們的神修和學業，有的領導避靜神工，有的施行聖事，尤其是聖體和告解兩樣聖事，激發信友們的熱忱，使他們勤行

告解，還有些會士們，親自下鄉，對鄉人們用聖善的言語，來慰勉他們。因此，我們對於這天主上智爲了成就這些奇妙事情，而引起的耶穌修會，也得稱許一下，還要憑着我們的宗座神權，把前任教宗們已經核准過的諸事，加以確認。」

這道詔諭是完全給耶穌會辯護的詔諭。只有這道詔諭也已够了。但那曾向教宗作此請求，表示感謝的二百五十位主教們，對於這位聖教元首這種行動的贊助，更足以明白表示，聖教會法定裁判員們的思想。法國的主教們在一七六五年的大會中，又全體一致，毅然向國王表示，耶穌會自經正式解散之後，就在神聖職務上，青年的教育上，和傳教事業上留下了一個可懼的空隙，因此，神職界要不住懷着恢復這個修會的願望。」

雖則史家斷定法國人民，對於耶穌會士們有普遍的惡感，我們手頭却有幾種文件，足見這斷語是沒有多大價值的。這種惡感，不是從聖教會方面來的。至於教宗格肋孟多十四世在格肋孟多十三世竭力保全耶穌會後八年，便把他正式解散這回事，也是出於不得已罷了。一個和他同時代的耶穌會士高大辣(Cordara)論及這位教宗當時的態度，似乎說得頗爲允當。他說：「便是別一位教宗，當着這情

勢惡劣的時代，會不會有和格肋孟多十四世不一樣的辦法呢？誰都不能知道。教宗雖則是聖教全體信衆的最高神牧，可是當那各國君主聯合着和他啟靈，齊向他不停地，而且毫無顧恤地，肆行攻擊的時候，却就無法行使他首牧的神權了。那時，正當這種不幸時代，而且各國君主的權力，要比教宗的權力強得多！」聖亞爾方騷利高列也曾說：「苦教宗哪！在這樣艱難的情勢中，列強協力要求解散，他怎能反對呢？」

至於格肋孟多十四世是否曾說過這句著稱的話：「我爲暴力所屈」(Compulsus fect) 只要看一看西班牙駐羅馬使臣亞蘭拉爵士(Chevalier d'Azara)的信件就知道了。他是許多始終逼迫着教宗解散耶穌會諸人中的一個；在他的函件中，他承認確曾用過暴力。他於一七七二年，十二月五日，曾寫過這樣可惱的又是粗野的話：「教宗的耶穌會主義是如此，要同他講理，大家總得用絞繩來對付他。」過了六個月，莫尼諾(Monino)又自告奮勇，要用絞繩，只是說得比較緩和一點罷了。在他一七七三年六月十日呈報本國政府的公文中，他承認自己說話，「說得很兇。」一個月以後那 Dominus ac Redemptor 解散詔諭，便由教宗，簽字頒佈了。

我們對於格肋孟多十四世的态度，不欲多加討論，這也是不難了解的；在任何事態中，聖教元首理該受我們尊敬，因此，我們不得不擱筆不談。當庇護七世下詔恢復全世界耶穌會時候，也懷這樣意見，那時和耶穌會解散時候，相隔只有四十一年；他說：「與其懷念着近來的種種災難和變故，還不如爲他哭一番。」

事實上，到了一八一四年，種種情勢已有了許多變遷，龐巴，孝失兒，和班王嘉祿三世，已相繼去世，不再醞釀着那破壞聖教和平的仇恨了。庇護七世已能措置裕如，安然成就他的偉大事業，也不議及格肋孟多十四世的舉措。教宗們各行其是，彼此不相非議。凡屬整飾屬下的事，他們爲環境所迫，和爲求更大福利，或是更小禍害起見，未嘗不能有意義相反的舉動，情事只是如此，而且這些事情，在他們審定各種組織的價值上，不論備予褒揚，或則暫加屈抑，不見得有任何矛盾。

無論如何，庇護七世的 *Sollicitudo Omnium Ecclesiarum*

詔諭，對於耶穌會，真是一種特出的褒揚。如果格肋孟多十四世憑他首牧的職權，斷定該把耶穌會士們遣散，庇護七世乘着新時勢，也憑他首牧的職權，斷定該喚他們回來。他說：「公教世界異口同聲，一致要求把耶穌會恢復。」

聖教雜誌 聖教會對於聖依納爵之神操及會典

我們每天接到我們可敬神昆，總主教和主教們，和一般最有聲望的人們最迫切的呈文，作此請求……這回耶穌會磐石的分散，是由於近來種種的災難和變故，與其懷念着，還不如哭一番。凡此種種，都督促着我們容納這樣正當，又是這樣普遍的願望。當基利斯督的教會處於這種種危險的時代，要是我們忽視了天主教上智特別賜給我們的佑助，要是我們上了聖伯多祿的船，被那繼續不斷的風浪震蕩着，打擊着，海上的洶濤，時時刻刻使我們感受着舟破人亡的威脅，便有那些有氣力，又是有經驗的槳手自告奮勇，我們却不肯用他們去打開海浪，那麼，我們相信我們在天主面前，就要負罪深重了。」

從此以後，每隔半世紀光景，我們又能提出聖教元首們對於聖依納爵的事業所有的推崇了。

庇護七世恢復耶穌會的詔諭，是於一八一四年頒發的。到了一八二六年，良十二世又把這恢復不久的修會重新做起的事業，鄭重伸述一下。他說：「誰都知道這素稱『繁育擅長科學，和虔誠昭事的偉大人物之母』的修會，已有了怎樣的貢獻，我們希望他以後還要貢獻給公教世界。實在，他細嫩的根苗，重新長出得不多一會兒工夫，他的權杖却已伸張到老遠了。」他於是把耶穌會士們遠方傳教

會社的宗徒事業，和宣講道，興辦學校來拯救人靈的情形，伸說一下。

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三日良十三世，開復了前任教宗們頒賜給耶穌會的各樣恩典，把四百年來所有一切核准事件，所頒賜的一切特恩特權，概予確認。這道諭旨中的結論是：「耶穌會對於前任教宗們以及本教宗是那麼忠誠，是繁育聖德上，和學術上的偉大人物之母，也是那健全的，和堅實的信道之母。這篇文件就作為我們對於這素負盛名的耶穌會向來懷愛着，以後，也要不住地懷愛着的証據。他受過種種很橫暴的艱難，——的確，這是爲了正義的緣故——可是他在吾主的葡萄園裏，却從沒有停止工作常常快樂地守好他那不能征服的勇氣。他的功績經我們這樣稱道之後，願他繼續維持着這經脫利滕公會議核准，又經前任教宗們一再許的耶穌會的精神；願他依着他的舊規模，繼續從事於愈顯主榮和拯救人靈的大業，和那些專務反對基利斯督的教會的惡黨周旋；願他憑着他各種使命，繼續努力，使異教人和異端派人，重覩真道的光明，使公教青年們養成德學之士，依着聖教聖師們的精神，教授哲學和神學。我們却以親愛的衷忱吻着，這極可愛的耶穌會，對他的總會長，他的代牧，以及他所有的弟子們賜以宗座

遐福。」

便在這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也不乏聖教元首的文牘。在那些文件中，有一件講到避靜神工，給我們提出某幾位至少曾經簡接衛護過耶穌會的規律，認避靜神工爲其精髓。而且耶穌會規中，有幾條從前聖依納爵會因此受過人責備，以爲是危險的改革的，如今也定爲修士們的公律了：一九一八年本篤十五世所公佈的聖教法典，竟把他們規定在內。

聖教會對於聖依納爵的避靜神工，和他給他修會定下的會規所有的意見，我們已知道了。可是耶穌會的修士們，聖教會看來是怎樣呢？

當然前面引據過的許多教宗詔諭，已答覆了這問題的一部份。可是，更確切的答案也是可能的，這便是耶穌會中聖德去証明。這裏，作者並不要講着耶穌會諸士的傳畧。作者在講起助理修士們的時候也已說過了。這會士傳所搜集的都是些小傳畧述那些負有盛德令名而去世的會士們的行實。讀了這部傳畧，想見一般會士們的盛德懿行，便不禁令人肅然起敬。可是這部聖傳，雖然敘述得十分簡畧，却已搜羅得非凡豐富，訂成四開本十三冊，每冊總在五六百頁以上。可見成聖成賢的會士，竟多多難以計數喇！

然而這部鉅大作品，依舊不曾搜集完備，沒有把近代人物列入，像拉維濃(P. de Ravignan)與列文(P. Olivaint)等諸司鐸，以及金哈(P. Ginhac)等幾位致命的會士，沒有在書中見到。

此外，還有一種寫得特別簡括的彙錄，這便是那一九一四年經杜谷司鐸(P. Henri Dugout)重編的「耶穌會致命錄」。這本書彷彿一種統計表，只記着各人的姓名，生死，進會等日期，和所屬的省區。這都是捨身証道，或是以身殉職的耶穌會士們，共計一千零五十六名，却還該加上六名：三個是亞美尼亞人，兩個是這部彙錄的作者本人，和他的同伴翟光朝司鐸(P. Vanara)，他們是於一九二七年，在中國南京被害的；還有一個是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墨西哥被鎗殺的，普祿司鐸(P. Michel Augustin Pio)。普神父在遇害臨終的時候，把兩臂交叉作十字形，嘴裏喊着，基喇斯督帝王萬歲！表示他甘心致命。

凡此種種，都是足以表明，聖依納爵神工的訓練，實已產生了不小的效果。

但是這些傳記，或是致命名冊，還算不得是一種正式的信証。所以本書第二編，我們所要注重的，正在提出聖教會正式的信証。耶穌會士們，經聖教會顯揚過的，已有

許多了。我們並不存心要比較一下，可是，我們總該記得！如今聖教會列入聖品，或是真福品，必要的手續，要比從前嚴厲得多了。方濟各沙勿畧死後立入聖品，足等了七十年。假使他死在十二世紀，或是十三世紀，大概今天去世，明天人們就要異口同聲，叫他聖人，聖教會也就很迅速地加以核准。只是我們也勿抱怨聖教會現在的嚴謹；正因為聖品是不容易，所以聖人們頭上的光圈，也更見得輝煌燦爛。

經過這樣嚴厲的手續而列入聖品的耶穌會士們，共計有十四位，列入真福品的，共計有一百二十五位。這些聖德昭著的偉大人物，很足以代表耶穌會中各級修士的神修生活。比方，聖依納爵，聖方濟各玻爾日亞，聖伯多祿賈尼削，是代表長上的聖德的。除了他們外，我們還可以加上那克己良善，人稱「好院長」的列山(Lecce)學院院長，真福伯爾納定萊列諾(Bernardin Realino)。那經聖教會加上了聖師尊號的聖賈尼削和聖伯辣彌諾樞機——他們倆都當過會長——也可以認他們是耶穌會中聖道的宗徒，好像那老院長真福高隆沛神父，是耶穌會中神修，神秘，和聖心敬禮的代表一樣。其他的幾位是傳教士，比方東方宗徒聖方濟各沙勿畧，黑人宗徒聖伯多祿格拉物爾，是在異

教國傳教的傳教士；在郎巨獨 (Languedoc) 的聖方濟各類日斯，在泊爾斯的聖方濟各希洛尼莫 (S. François de Hieronimo) 在德國誓反教中的真福伯多祿勒潘物爾，和在意大利鄉間的真福安多尼排狄奴西 (B. Antoine Baldinucci) 都是鄉村，或是民聚集會場所的傳教士。

耶穌會中從初學起，到發願晉鐸的修士們，都有可以奉為圭臬的模範。比方，聖達尼老各斯加只是一個初學生，在十八歲上就去世的；聖若望伯爾各滿去世時正在攻讀哲學，聖類思公撒格正在攻讀神學。耶穌會精修諸聖名冊中，最後的一位，便是那助理修士聖亞爾方囉。

講到那為主犧牲，捨身証道的耶穌會士，就要比未致命諸聖多上幾十倍了。我們不能把他們的名字一一提出，只得約畧講述一番。

那在日本橫濱被釘死的三位致命，一位是讀書修士聖保祿米基 (Miki)，一位是初學修士，聖若望高篤 (S. Jean de Goto)，一位是助理修士聖雅各伯吉珊 (Kisai)。在日本致命的還有三十三位，是在省會長真福方濟各柏則固 (B. François Pacheco) 領導下的耶穌會士，巴西的四十位致命，是由真福依納爵亞才物篤 (B. Ignace de Avezedo) 領導的。真福厄德蒙岡比盎 (B. Edmond Campian) 和他的左右，

做了英國的五位致命。印度的五位致命，是真福羅道爾夫亞瓜維伐 (B. Rodolphe Aquaviva) 和他的左右；加拿大的八位致命，是真福若望勃來倍夫等，匈牙利的兩位致命，是真福梅吉歐葛羅代 (Meldrior Gradecz) 和真福斯德望邦格拉止 (Etienne Pongratz)。奧倍那 (Aubenas) 的兩位致命，是真福雅各伯薩萊 (Sales) 和助理修士真福祁耀謀索戴莫許 (B. F. Guillaume Sautemouche)，他們是爲了証明吾主耶穌實在隱藏在聖體聖事的麵形裡才致命的。還有真福安德助鮑鮑拉 (B. André Bohola) 是給那哥薩克人打死的。那馬拉伐 (Marava) 宗徒，真福若望勃列篤 (B. Jean de Britton) 可說得致命了兩次，一次是在耶穌會被迫解散時候，被人用野蠻手段，把他硬拖出去，受了極慘酷的痛苦。第二次是在法國大革命時代，爲了不肯放棄耶穌會的精神被殺。此外，又有那一七九二年在巴黎被屠殺的二十三位致命。

因着這種種的事蹟，聖教會會正式宣稱耶穌會中的神修生活，竟使他們做到了一「愛德英雄」的境界。跟着他們的芳踪邁步前進的耶穌會士們，經聖教會提出列入真福品的，大概已有一百二十五位了。那些已經加上了一「可敬」尊稱的，有六十位左右。

可是耶穌會士們爲主致命的還多着哩。英吉利，巴西，南美洲和海洋洲，以及安南東京，和愛底奧比亞等處，都有他們的血跡。便在神修和神秘一方面以及耶穌會的管運方面，也有許多代表的新人物，像龐類思 (Louis du Pont)，儒畧毛諾阿 (Julien Maunoir)，若瑟比那宜利 (Joseph Pignatelli)，味增德加憐法 (Vincent Caraffa) 等，都已列入可敬品。

感謝天主，這許多聖賢，不全是舊有的。自從一八一四年耶穌會復興以後，也有不少新的立品案件在羅瑪，或是在天主忠僕們所在的主教區內審查進行，比方可敬若瑟比那宜利 (一八一—)，可敬顯思少拉利 (V. P. Louis Solari) (一八一—)，可敬賈貝隆尼 (V. P. Capelloni) (一八五七) 諸位司鐸，以及曾充初學主任和會長的保祿金哈 (一八九五)，和在查達魯斯 (Andalous) 鄉野間傳教的方濟各保祿宜林 (P. Francois de Paul Tarin) (一九一〇) 兩位司鐸。便是致命的也有，其中有兩位法籍會士是一九〇〇年和一九〇二

年，在中國被害的，他們列入真福品的案件現在已經提出了。

我們該附帶說明，這幾位耶穌會的聖會士，除了在本會，或是他們的故鄉外，別處的人們都不知道他們，也從沒有向他們祈求過：例外是有的，可是不多。要是知道他們的更多一點，那麼，他們的立身行事，就要敦促着人們對於耶穌會的原則和所有的方法，有更深切的認識了。既然這書的目的是在使人認識耶穌會的本來面目，便該把本會幾位偉大人物在這裏給讀者介紹一下。

我們在聖教會正式承認的諸聖中，選定了幾位足以做耶穌會中各級修士模範的聖人來介紹：就是一位會長，一位在異教國傳教的傳教士，一位神學家，一位樞機，一位學院院長，和住會司鐸，一位讀書修士，一位助理修士，以及幾位致命。我們在致命諸會士中揀了加拿大的諸位致命，來講述一些。

✠ 教皇播音——演講聖誕前夕呼籲世界和平

教皇於聖誕前夕，向世界作和平呼籲之播音，教皇現因體康尚未復原，故倚枕宣講，僅半小時，維持教務大臣柏則禮大主教，亦侍立於側，教皇尚須靜養三四週，但目下每日輒接見教務大臣與其他覲見者，演講時間爲念四日上午十一時半，(上海時間) 間禮五晚七時半，波長一九·八四公尺，先用意國語言宣講，旋譯成他國言語播送。

詔諭內容，略謂目前世界情形嚴重，西班牙內戰之浩劫，尤堪傷痛，須一本公教博愛精神，努力維持危局，並指示救濟世道人心之各項原則，請衆遵循，並爲世界和平祈禱云。

聖跡叢談

景瞻譯

第五章 聖斯德望堂裡的管堂人功斯

當定

我如今要說功斯當定的故事，但這故事是我從一位副主教聽來的，這副主教在亞當大尼納城住了好幾年的工夫，德行亦很不小，他說的功斯當定的故事如下：

在亞高尼大納城外有一座堂，名叫聖斯德望致命堂。在這堂裏有個管堂人名叫功斯當定。這功斯當定的德行很大，人人都早知道，因為他單愛天上之事，不愛地下之事。有一天堂裏的燈油沒了，不能點，功斯當定就取了水，把水倒在燈裏，放上紙念，取火一點，即點着了。這樣水盡了油用，油成了水油，真是千古未有的奇油。

後來功斯當定的聖德之名，傳的很遠，人人都想見他，都想拜望他。因此從各處來拜望的人很多。有一天有一個鄉下的受苦人亦來拜望功斯當定。他來的時候正遇着聖人在堂修飾聖體燈。但聖人生得身體既小，長的面貌又醜，看去完全與他的聖德之名不相合。那鄉下人進了堂，就

問誰是功斯當定。別人就指給他那一個是功斯當定。他一見聖人身體生得既小，面貌長得又醜，就不信聖人是功斯當定。因為他所見的與他所聽的完全不合。他聽說聖人是一位大人，是一位體面人，如今見了是個小人，是個醜人，所以完全不信。別人見他不信，就告訴他說，那個人真是功斯當定，我們並不哄你。那時那鄉下人，就譏笑他說：我估量他是個大人體面人，如今見了才是個小人，卑賤人。聖人一聽這話，立時放下聖體燈不修飾了，歡歡喜喜的急忙跑到那人面前，雙手抱住他，口親他的胳膊，多多感謝他說：「你才認得我真，你才是知我之人，我很感謝你，因為你所說得很對。」

從這件事上就可知道功斯當定多麼謙遜，多麼良善了。因為人輕慢凌辱他，他不但不惱恨，反而更加歡喜感謝人，這才是真謙遜人。

第六章 亞高尼大納城的主教馬才利

奴斯

馬才利奴斯是亞高尼大納城的主教，德行很大，他因為足骨疼痛，不能行走，所以無論往那裏去，常得有人昇他。

有一天亞高尼大納城，因不小心的緣故，失了火。人民見火着了，都急忙跑來救火，有擔水的，有撲水的。到底火撲上水，不但不能消滅，反如添上油的一般，着得更旺，那時火越着越旺，眼看全城要燒滅，可惜無人能救。聖人那時即叫人昇他過來，一看火勢太大，不覺了一片可憐之心，就命昇他的人把他拋在火裏，昇的人聽命，就把聖人拋在火裏。說亦希奇，聖人二拋在火裏，那塊地方，立時火都消滅了，他處雖然未能立刻消滅，到底不致擴大，並且自相攻打，自相戰爭，好似不能勝聖人的一般。過了不多時候，全城的大火，竟然從此就都熄滅了。

第七章 撒拉地山上隱修院的管事人

鬧鬧蘇

如今我說的鬧鬧蘇的事蹟，是從馬克西米爾奴主教及拉五來利傲修士聽得的，他們說的鬧鬧蘇的事實如下。

鬧鬧蘇住的隱修院是在一座山上蓋的，那山上為種菜園子，連一點平地亦沒有。在那山角上雖說有一塊平地能種菜園子，但上面蓋的一塊很大的石頭，還是不能種。有一天鬧鬧蘇修士想把那塊石頭去了，盼望在那裏種一點兒蔬菜，給修士們吃。到底，那塊石頭太大，不說人不能挪動，就是五十條牛亦拉不動。鬧鬧蘇見人力不能挪動那塊大石，就依賴天主，盼望天主挪動那塊石頭。有一天在黑夜裏，聖人在那裏念了一夜經。到了第二天清早，修士們來到那地方，見那塊大石已經挪動不在原地了，並給他們空下一塊種菜的地。

有一天聖人在堂裏洗玻璃燈，洗時，一不小心，把一個玻璃燈忽然跌在地下，打了十幾片。聖人一見，心中很怕，因為他的院長很利害。聖人沒法，就把打破的玻璃燈塊，收拾起來，放在祭台上，自己跪在台前，一面哭一面念經求天主可憐。念了多時以後，聖人抬起頭來一看，見那打破的玻璃燈，忽然變成好的了。

這樣聖人顯了兩個聖跡，是效法了從前的兩位聖人。顯了第一個聖跡，是效法了聖厄我畧大五馬都古斯，因為這位聖人挪動過山。顯了第二個聖跡，是效法了刀那都，因為這位聖人把摔破的聖爵能够恢復如初。

開闢蘇還顯了一個別的聖跡。就是有一天隱修院沒有我利瓦油吃了。那時雖然到了榨油的時候，到底可惜隱修院的我利瓦樹沒有多結下菓子，不能榨油。院長處此光景，受此窮迫，就欲打發修士們出外，給世俗人受苦摘菓子，榨我利瓦油，盼望受了苦，掙外人的我利瓦油帶回修院來用。開闢蘇一知道院長有這意思，大不以為然，急忙跑到院長家裏，謙謙遜遜的懇求院長，勿作此事，怕的是修士們出去給世俗人受苦掙油吃，為教友們有大不好的表樣。院長聽了聖人的懇求及勸說，就沒有打發修士們出外受苦掙油吃。那時聖人就命修士們把修院我利瓦樹上的菓子，都摘下來，命他們都榨成油，送給他。修士們聽命就作了所命的。到底因為修院的我利瓦樹沒有多結下菓子，所以修士們榨了一小碗碗油。修士們就把這一小碗碗油送給聖人。聖人立時端上那碗油到了堂裏，放在祭台，命衆修士出去，自己一人跪在堂裏；念經。念完了經，聖人又命衆修士把這碗油端去，命他們分開倒在衆油罈子裏，每一個空油罈裏，少倒一點兒，不叫多了，看去好像倒聖油的一般。倒完了，聖人就命把罈子蓋住。到了第二修士們來油房裏一看，見昨天倒了一點兒油的空油罈子，今天都滿滿的了。真是一個大聖跡。

第八章 蘇白刀尼亞隱修院的院長亞

大納削

亞大納削聖人從前當過羅馬教皇的書記。但聖人願意一心事奉天主，不願意管世事，所以就辭了書記的職分，進了蘇白刀尼亞隱修院隱修去了。聖人在這隱修院裏隱修了好多年，亦當過這個隱修院的院長，他管人管的很好，人人都很佩服。

這座隱修院是蓋在山裏的，他上面有一塊很大的石頭，下面有一個頂深的溝溪。有一夜天主到了賞報亞大納削的時候，就從這修院上面的那塊大石頭裏發出一個聲音來喊叫說：「亞大納削你來」，叫了亞大納削以後，那個聲音連着又叫了別的七個修士，都是用他們的名字叫他們。叫完了七個修士以後，那個聲音少息了一回兒，又叫了第八個修士。那時亞大納削及那八個修士，都清清楚楚的聽見了叫他們的聲音以後，就知道自己不久要死。果然不多幾天以內都死了。先死的是亞大納削，後是那七個修士。不果誰先被那個聲音叫了，誰先死，不會亂死。至於那第八個修士，因為那叫的聲音息了一回兒，才叫的他，所以他比誰亦死的在後，就是那七個被叫了的修士死了以後，他還在世上活了幾天，才死了。這是叫我們知道，那聲音

患了一回兒，是表的他在世上多活幾天的工夫。

到底還有一件奇事，就是亞大納削死的時候，有一位修士不欲在這苦世上活了，就跪在聖人足前，哭求聖人說：「如今你要死，你要見天主去，我因天主的聖名發誓求

你，不要叫我在這世上再活七天了。」果然到了第七天上，這位修士安然而逝了。他的這死不是那聲音呼叫的，是聖人的轉求得了的。

西班牙之內戰

潘振華

幾時有人提起西班牙，我就想到西班牙是我們的一個公教國，他在第一世紀的時候，因了長雅各伯宗徒，傳教之門爲他已洞開（Cor XVI, 9），據說，保祿宗徒也會經過那邊去開教，所以西班牙還是公教的先進國。

在第五世紀的時候，羅馬帝國衰敗，蠻族侵入；到西班牙去的，有西我特和須哀物兩部；在第六世紀須哀物部王加利亞利克（Gaiaric）之子戴奧道米（Theodoric）患重病，無藥可救，王就差了朝中官員到都爾地方，求聖瑪爾定主教救治；天主因了聖瑪爾定的代禱，王子的病得了痊愈，因此王族與他的部下都信奉真教。

西我特人在第六世紀末葉，併吞了須哀物人之後，始行歸化；歸化的原因，是國王來奧未齊特的長子，名厄美

尼齊特者（Herménegilde）娶了熱心的奧公主英公脫（Erigonde）爲后，遂被默移感化，後來爲來奧未齊特知道了，大怒，把他下獄餓死，迨王晚年深自追悔，就此率了部下也信了聖教；從此西班牙東西一國，共戴一君，共信一主。

第七世紀，出了一個昏王名勞代理，他有一個臣子名如良的要謀害他，私通了回回，入寇西班牙，從此公教的西班牙遂入了回人的毒（的寇）手。

後來出了一位熱心教友，名叫伯拉治，在亞斯都力省建了一個小國，與回回相抗，彼此消長，延了西班牙的國運，自後一直到一四九二年，斐爾弟昂王與回回血戰數月，將格蘭那得京城收復，遂將盤居西班牙八百年之回回，完全逐出，從此國泰民安，賢王輩出，奉教熱心，國勢大

盡。

十五世紀末，哥倫佈尋獲了新大陸，西班牙屬地遍天下，這時的西班牙國勢登峯造極，軍事商業的勢力，爲世界諸國之冠，屬地上之金銀一批一批的運進來，養成了西班牙軍人官僚的富貴尊榮，貪吃懶做專事內訌的皮氣。

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的海軍，一敗於荷，再敗於英，他的威聲，就一落千丈。十九世紀末時，美西之戰後，遂把最後的幾塊領土，古巴，菲列賓，都失掉了，（現在只有摩洛哥面積三二〇・〇〇〇公里，人口一・二〇〇・〇〇〇）

近年來密密教，共產黨，無宗教黨，無政府黨，繁衍日盛，盤居通都大邑，互相構煽；是以亂機百出，一九三一年西王亞爾方騷第八被逐，國政爲左傾的共和黨，和共和聯盟黨，社會黨所把持，強奸民意，難爲聖教，造成了今日鬥牛場上的慘劇。

西班牙的地勢，大家都知道，是佔據了比利牛斯半島的大部分；面積爲五〇三・〇〇〇是公里，有人口二千七百萬，國境大部分爲海岸，大西洋在北面，（畢士開海灣）地中海在南面，高聳的比利牛斯山分隔了法蘭西和西班牙，只於靠近海岸處留着一個狹狹的通道，爲兩國交通

之要道。

西班牙的十八個省分中，一半人口，爲農村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大都沒有土地，所種的田地，是向地主租來的，地主們慣常不照我們公教的慈愛精神，只顧自己，不管他人死活，所以農民常常怨恨；有許多安分的尙可忍耐，不安分的就被人煽惑，加入了所謂左傾的人民陣線。

西班牙是富於礦藏的，可是西班牙的工業不發達，西班牙有很多的煤鐵銀銅鋅鉛水銀，及其他礦物，可是這些都沒有開採。

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時候，西班牙的工業因戰爭的需要，而有所促進，西班牙的工人階級曾得到較善的生活，及大戰終止，工業生產立即停滯，工業主人們不得收回了對於工人的種種優待，並且使一大部份的工人失業；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一起，情形更爲惡劣，西班牙的農業品，如：酒，橄欖，桔子，烟草，硬果之類，原先是大部輸出的；至是大受打擊，工業方面更不消說，日趨蕭條，這使本已困苦的工人生活，更趨困苦，而不可忍耐，左傾的黨派，鉤引他們，挺而走險，這是此次大戰的最大原因。

西班牙的公教會，因了歷代王家貴人富商平民的獻儀

確有許多產業，除了供給神職班傳教士費用之外，又開了許多學校，工廠，辦了許多醫院，育嬰堂，安老院等慈善事業，本着基多的遺訓，及他的在代表，另外教皇良第十三的勞工通牒，勸地主廠主們慈悲為懷，善待農工；勸農工們安分守己，忠勤於地主廠主做兩方的和平使者。

但是照上面所說惡的潮流，愈趨愈大，愈大愈兇，教會的財力有限，救不勝救，濟不勝濟，而可惡的共產社會主義者，——我們的老對頭，——從中挑撥唆使，領導這般簡單無知，為飢寒所迫的貧民，搶奪教會產業，而左傾的政府，掛了一塊扶弱濟貧的大招牌，把教會產業充公，為買軍火，謀大舉；可憐的西班牙失業工人，貧苦農人，終是得不到一點好處，就是一般向為教會收養的貧民，因無法維持，也都失了衣食，於是事情愈弄愈糟，不知真相的人們，大家都說教會擁了許多產業，奪了民食，其實教會的產業愈被剝奪，貧民的飢寒更要交迫了！

左傾的政府成立以來，一味的戰爭，用武力來劫掠財產，驅逐殺害異己的人民，逼得國民軍再舉十字義旗起而反抗。據十一月一日申報週刊上記載西班牙左傾政府，與國民軍開戰以來，已三個多月，西國人民犧牲於內戰之中，已不下十七萬五千人之多，還有七位主教，數百位司鐸

無辜被殺，修士修女的被害者，更不知其數；其他聖堂，有名的大聖堂被燬已十七座，修院，學校，慈善機關的被轟炸焚掠，也時有所聞；還有一種慘無人道的惡作劇，就是每遇共軍被圍的辰光，國民軍向他們開一炮，他們就把拘囚的教士，戮殺一個，來發洩他們的毒恨。可憐這輩一無抵抗的羔羊，任他們宰割，動都不動，還在祈求天主，赦免他們的罪孽，賜他們早日回頭呢。我們明白了這次西班牙如火如荼的戰鬥緣由，和我們天主教在西班牙之地位和艱難，我再拿左右兩黨的重要成分畧為分哲一下：

右派的成分，有皇朝時代的達官貴人，多數軍官組織的保皇黨，有主張極端法西斯政治，而不主復辟的保守黨，有各地富農，反對共產的農民黨，有反對現在不合法政府，（因現在政府的成立是以武力用不合憲法的選舉成立的）反對社會主義，共黨主義，保護國家，保護一切人民真正自由的人民行動黨。這黨的勢在右翼中，最為得力，是右派的中堅分子；還有加泰隆尼右派，西班牙密集隊，西班牙再生團，和中央黨等份子，非凡複雜；所以難保沒有許多輕薄少年，搗亂分子，參與其間；但是若以大多數而論，右派中大都是西班牙的好國民，好教友，他們盡忠報國，與赤色的惡魔戰鬥，他們靠了忠義的勇氣節節勝利

近來圍攻瑪德里，敵人末了的營壘，若無意外的事情，諒完全的凱旋，即在目前了。但是在勝利後，什麼樣安內攘外，補救瘡痍，組織一個完美政府，這倒有些擔憂呢。

左派的成分，有在朝執政的左派共和黨，（黨魁是大總統亞查那），和共和聯盟，（在前總理巴里奧領導下）有加泰隆尼左派共和黨，有無政府黨，統一共和黨，與勢力最大的社會黨。他們的分子更參差，他們目標自然也複雜；大致是要推翻道德，打倒宗教；因為這種勢力，束縛他們的自由，不能為所欲為，打倒倫序，無條件的平均地產，一切收為黨有，如是則自己可作威作福，人民可當作他們的奴僕之後，還要叫他們頌功歌德，稱讚他們造成的赤色絕對專制；雖然，其中也有二三真心愛國之士，和一輩無知愚民，但是抱差了救國主義，以為非此不足以救國，非戰不足以得衣食富貴，茫茫然不知所為，跟了他們這輩沒頭腦的東西胡鬧，現在受右翼的勸導和威脅，看破了左派的假面具，不少悔過自新之徒；但是其他頑固的分子，還是在抵抗着，作無為的犧牲呢。

最可惡的，一般共產黨，密密教的國家和政府，法西斯黨及極端國家主義的領導者，他們非但不設法阻止他們的戰爭，還要黨同伐異，接濟槍械利器，教他們相殺而坐收漁利。現在竟更進一層，派正執軍去參戰，把西班牙蹂

躪綿濫。

中華公教教友，我們當本着公教博愛精神，為他們祈求，使基多和平之神國，重臨西班牙；從前和現在的西班牙的聖人，聖依納爵的神子們，方濟各沙勿畧等，並其餘的西班牙傳教士，（西班牙傳教士在我國傳教的如福建，安徽等省，為數不少）。他們不怕重洋跋涉，吃了許多苦楚，到中國來傳教，賞賜了我們福音，現在他們在國難教難的時候，可忘記了他們，不為他們求天主麼？求天主和平之主，看西班牙列祖列宗的許多聖人聖女，——聖依西多羅，聖依納爵，聖方濟各沙勿畧，及巴爾日亞，聖多默味拉諾瓦，聖伯多祿亞爾甘大拉，聖女老德肋撒，聖十字若望等；——的功勞代禱，和他們歷代打敗回回，保護聖教之功德，賞賜他們早些平安，使她立一個公平的政府，保持他們向來的光榮，仍舊做一個全體的公教國。

此次西安事變，我們的統帥蔣委員長被劫，張學良領導下的西北軍要挾統帥容共抗×，以為我們若能聯共必能禦侮自強，這種思想真是幼稚之至。容共了，須受第三國際之支配，須改組政府，造成階級戰爭，禦侮不得，反成內戰，給敵人以亡我之機，僥倖事體不成，蔣委員長出險，否則我們中華亦將形成西班牙第二，這是何等蠢愚的事情呢！

教中新聞

第二次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盛況 ● 當今「傳教之教宗」庇護第十一世。對於傳教事業。極爲熱心關懷。高瞻遠矚。慘淡經營。謀其發展。自一九二二年在羅馬舉行第一次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後。十餘年短促期間內。各國教務。在聖明教宗統治之下。不獨有了飛猛之進步。驚人之成績。而且在傳教史上造出打破歷代教宗之新紀錄。然而聖教宗之心意。進益求進。繼續工作以完成達到其傳教之計劃與志願。故特於本年——一九三六年。又召開第二次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於羅馬。今將此次大會經過盛況。概畧誌之如下。

十一月十一日。早晨九時。由傳信部長畢翁蒂樞機 (Card. Pietro Fumasoni Biondi) 在十二宗徒大殿舉行彌撒聖祭。參加人士。亦同趨一堂。與祭誦禱。彌撒畢。羣唱「伏求聖神降臨誦」。在此滿堂熱烈之呼禱聲中。第二次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 (H. I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l Unione Missionaria del Clero) 乃開幕。上午十時。衆乃齊集厄我畧大學「教宗庇護第十一廣廳」。參加者樞機主教有傳信部長畢翁蒂等七位。總主教及主教則有傳信部秘

書長剛恒毅等三十餘位。參加大會之各國司鐸代表。以及在羅馬之俗修和會修神職界數千人。先由傳信部長主席致開幕詞。畧謂。此次大會舉行之立場。除討論一切傳教事業進行合作之精義。計劃。方針。等重要題綱外。亦特爲敬祝與紀念當今聖教宗庇護第十一世八旬壽慶。並華蒂岡世界公教報紙大展覽。猶如一九二二年開第一次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紀念傳信聖部成立後三百週年。及羅馬萬國聖體大會也。故此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之舉行。不無偉大深遠之義意。

由意大利傳教士聯合會會長讀蘊理主教 (Mons. Ruggero Bovelli) 報告義國傳教士聯合會之已往與現有情形。並自第一次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自第二次大會間所有經過。衆皆起立。敬聽剛大主教讀誦傳信部長畢樞機代表大會電奉教宗頌詞。謂。一諸位樞機主教。世修會做衆神職班。謹奉基利斯督在世代表——聖座——諭旨。舉行第二次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於羅馬。在聖教宗領導之下。希望預祝傳教事業發展進步。一切順利。伏祈賜以宗座遐福。俾全能天主光照明悟。感動愛欲。以便認定目標。進行工作。

完成滿全爲天主神國傳播廣揚之一切事業」。

次由前任傳信部秘書長沙樂蒂樞機(Card. Carlo Salvo-

三)演講·題目爲「教宗訓諭中之神職班傳教工作」·根

據歷代教宗通牒·尤其「夫至大·Maximum illud」·「

聖教已往成績·Rerum Ecclesiae」·以及最近頒布之「致

公教司鐸 Ad Catholici Sacerdotii」等通牒立論·將傳教

之動機·責任與工作·揮發盡致·而沙樞機闡名義國之懸

河口才·尤受聽衆鼓掌歡迎·繼由法國神職班聯合會臨時

會長布教主教(Mons. Andrea Roucher)操法語演講·述說

「傳教士聯合會二十年來之工作」·十二時許乃散會·

下午三時半參觀拉特朗公教博物院·並舉行聖西爾物思德

教宗去世後千六百週紀念·

大會第二日·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半開會·演講

員·一爲米朗外方傳教會馬蘭大司鐸(P. Paolo Manna)·

傳教士聯各會之創首提倡者·其講題爲傳教士聯合會目下

應負之任務」·一應照明眞道·二宜燃神靈·最後需有完

善組織之合作·馬司鐸對於傳教事業·素有深刻之研究·

澈底之認識·關於傳教方面之言論著作亦富·故其演講極

誠懇動人·二·爲 Baviera 神職班聯合會指導者勒喀內主

教(Mons. Giovanni Neuhäusler)·以德語演講「傳教士聯

合乃司鐸宗徒心神之培養」·一謂司鐸當以耶穌基利斯督及聖徒保祿之心神爲己之心神·二謂神職班一致聯合乃眞正傳教宗徒之精神·後謂神職班聯合·乃適宜輸傳同人對天主之聖愛·光榮天主之熱心·乃能使諸鐸曹無論於動覺·思想·祈禱·工作·皆得合乎聖教共公規式·

是日午後三時半由部長畢樞機及其秘書長剛總主教引導·參觀華諦岡世界公教報紙展覽·旁晚五時·齊赴十二宗徒大堂·舉行爲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世八旬壽慶謝恩敬禮·聖體大降福一小時·禮儀極爲隆盛·

大會末日·十一月十三日·因是大會閉幕日·到會人員·亦不遜於開幕之日上午九時開始由信德社主筆德旺嘉祿主教(Mons. Giovanni de Unzalu)操班語演講·題目爲「傳教士聯合會與傳教印刷界」·謂·一·應設辦推廣一切關於灌輸傳教思想和精神之公教報章並印刷物·使聯合會員與教外人宣傳福音·更是效力·使外教主義者瘟疫公教子民之流毒·得以解除消散·二·今後聯合會員當有之工作·發展傳教報紙·利用較大報紙章頁以灌通傳教知識及精神·三·神職班聯合會當是有具體組織之團體·一致合作·足踏實地·辦理公教報紙·衆司鐸輩·亦宜如聯合會之一份子·於傳教印刷物·出版界·尤其於報紙方面·竭

力協助·期望以此極有效力之傳教工具·放射眞光·指明正的·引導整個人類·歸皈唯一眞教·認識唯一眞主·全堂聽衆·對於久罹赤禍之西國教胞·素熱心關懷·故當德主教演講之時·尤鼓掌如雷·熱烈歡迎·慰聞不已·

繼由郝理主教(Mons. Hurleg)報告美國神職班聯合會情況後·剛總主教致閉幕詞·祝賀大成功·以「在傳教神業前途·日愈向高遠進升—Duc in Altum」之目標·作大會講言之結語與遺訓·最後剛大主教又向衆讀誦教宗覆部長畢樞機勅文與降福大會電文·

「欽愛神昆伯多祿富馬蘇黎畢翁樞機·

聖父對於第二次國際傳教士聯合大會之舉行·以檢閱·訓治·鼓勵衆神兵士·熱心慰悅·特降福衆位樞機衆位主教等之勳功·及深誠嘉許至愛神子等勇毅之所爲·但祝望將來更勇毅以得獲豐美之效菓·並望感發激起參加者諸司鐸之熱心神火·得以奮力勤勞·作天主之佐助·人類之愛護·廣播聖教·開拓基利斯督君王之神國——達諦理·

閉會後·衆齊到華蒂崗教皇宮·以備覲見教宗·恭頌聖訓·午後一時教宗光臨廣廳·與衆接見·御容慈祥·言詞諄懇·訓話四十餘分鐘而去·(訓詞極長·故未譯錄·)來賓出離宮院後·列排聖伯多祿大殿前·攝影紀念云·

聖教雜誌... 教中新聞

郭冰生於羅馬傳大

●●●●●
張潤波主教
在羅馬受祝
聖誌盛
●●●●●

一九二六年的十月廿八日·聖西滿聖達德兩位宗徒瞻禮·在聖教中心地華帝岡大堂內·由今教宗庇護第十一世·親手祝聖了六位中華本籍主教·當時的隆儀盛典·還在腦海中漂流·當時的各國頌譽·還在耳殼內繞旋·啊·永遠不可磨滅的紀念日·

可是·想不到在十年之後的今天·尙有錦上添花的喜慶哩·把一種同樣性質的喜慶·作爲一個喜慶的十週年紀念·這般事恐怕在歷史上也不會多見過吧·

今天·我們的國文教授張潤波大司鐸·在本校聖堂內·在三年前蔡寧總主教受祝聖的祭台上·領受了主教的尊位·

當暑假生活方才開始的時候·七月八日的晚上·我們在岡多爾夫別墅·忽然聽得張大司鐸被簡爲宣化主教的消息·真是快樂的非同小可·尤其是因爲傳信部長畢樞機Card. P. Fumasoni Biondi 給我們說·「在十月廿八·我要親手祝聖他」·

「十月廿八」真是「不可忘」啊·時光好像風馳電掣一般的過去·不覺別墅生活已告終

而張大主教祝聖的良辰又成過去的事蹟了。今把祝聖的大概經過情形，簡單地記錄出來，以誌不忘。諒亦爲國人所樂聞也。

十月廿八日，風和日暖，校舍頂上，高高地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大地給昨天的細雨洗刷過了，一切濁氣污積，掃除一清，綠草上的露珠兒反映於初秋的晨陽下，閃爍輝耀好像，大自然受了上主的囑咐，特來參加我們的慶期一般。

來賓的汽車，魚貫而到，從車箱內跨出的，有主教，有司鐸，有修士修女，有我駐意大使館人員，及我國留意學生多人。（劉大使文島，因公未克躬蒞，特派朱秘書長爲代表。）我們一一招待他們進堂就座，到了八點鐘，中外賓客已濟濟滿堂，大禮就開始了。

本來定當畢樞機親自主禮的，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前晚因辦公過度，忽感疲乏，於是特請Card. Cremonesi樞機爲代表，第一位襄禮主教爲傳信部次長剛總主教，第二位爲曾在華多年之巴主教 Mons. Balconi，輔禮者十六人皆本校國籍學生。

十點一刻祝聖禮完成，本校特備茶點，款待來賓，時新主教突爲羣衆包圍，爭先親權道賀，賓主喧敘，融融一

堂，大中華民國之言語從四方氣空中傳來，「異地見同鄉，真似一家人」，此情此景實爲不可多得者。

早茶後攝影留念，新主教因預訂於十一下半晉謁教宗，故即率領中華學生代表十五人，徑赴華帝岡聖宮。

新主教由贊禮官引導，直入教宗辦公室，代表團則候於相距不遠的會客室內，約十數分鐘，新主教辭出，時尙有一位主教求覲教宗，故新主教退至代表團集候之室內，即被包圍，叩詢覲見情形，新主張手持紅色皮盒，大如日課經，揭視之，則金質十字架一枚，嵌以紅色寶石，輝耀奪目，蓋教宗所欽賜者也。其後新主教以極示感動之聲調語衆曰：「教宗之慈父愛情流露於一字一句中，真使人：」至此新主教深覺無言可形容，長嘆一聲，繼而又曰：「教宗真愛中國，我們當如何知恩呢？」教宗對我訓囑的關於主教職務上的話，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末了，教宗把手放在我頭上，特別地降福我，又賜我特權，許我回國之後得代表教宗降福我本教區的教友……

時新主教即令衆人肅立，恭候教宗之駕臨，俾免臨時慌忙繁亂，未幾，教宗辦公室之朱門大開，而記者所立地位較優，故得窺見辦公室內狀之一般，惟教宗之寫字臺則爲華麗之屏風所掩，教宗出辦公室後，即至最近之會客室

丙·蓋早有名譽主教數位久候彼處·約過五分鐘·紅衣贊禮官已將我等所集候之室門打開·而白髮雪衣之教宗倏然駕臨·衆即雙膝跪下·因爲在會客室內·不得鼓掌或歡呼萬歲·故即由新主教奏稟數句·畧表請求降福之意·教宗又特賜各人親權·然後作極短之訓詞零零數語而意義深長·畧謂·「今日真是你們的大慶日·亦是聖教會的大慶日·中國的大慶日·因爲在十年前的今日·我親手祝聖了六位中國主教……我十分願意降福你們·降福你們的亦是我們的親愛的中國 *La vostra e Nostra cara Cina*·我願意大大地降福你們·因爲中國是廣大的·因爲中國所給我的安慰·獻給我的禮物亦是偉大的·在這些禮物之中·你們就是一部份·尤其你們的新主教是十分貴重的一份……那末我現在降福你們·和你們的祖國·亦降福你們各人心中的意願·凡你們所憶及的親人·我都降福他們·猶如降福你們一般」·至此教宗即舉手降福·降福畢·笑容可掬地畧爲低頭·說着·「再見·再見可愛神子·再見」·即退出轉往他室·以應其他各級人等之覬見·蓋每日求見教宗之人數恆在一千以上也·

新主教出會客室·即有司鐸修士修女信友等數十人蜂擁包圍爭先親權·主教和謁可親·一一賜之如願·觀察報

記者·又特來要求留影·新主教允之·即與學生團共攝一影·旋即登汽車返校·逕入飯廳·蓋已午後一下·其他同學枵腹恭候久矣·

部長畢樞機亦於萬衆歡迎中蒞臨·以參加慶祝大會（按羅馬風俗·慶祝大會每於聚餐中舉行）當新主教步入餐廳時·掌聲雷動·而國籍學生一概胸佩國旗徽章·樂奮至極·席間首由全體華生合唱國旗歌及賀新主教歌·其詞曰·「十月廿八·不可忘·祝聖華牧·破天荒·十年以前當是日·全球民衆我邦·今值張公登牧品·昔日佳慶又一番·三載主講席·華生受賜深鞠香謹獻詞·預祝德業勳」·繼而夏清穎司鐸代表宣化神職界向新主教致歡迎詞·本校歌咏隊又合唱意文慶祝歌·表示普天同慶·後由羅光司鐸起席演講·先操意語對於畢樞機·剛總主教·本校校長等人逐一致謝一番·然後用國語畧述今天大慶的意義·全國民衆·特別傳大華生應當喜歡踴躍度此良辰·因爲中華信衆已由羅瑪接回來了一位才深學博道德超群的大主教·以管理中華的教務·拯救迷途的同胞·我等敬預祝新主教事業偉大·聖化興隆·在鞠躬盡瘁於榮主教靈之餘·亦不忘爲民衆求幸福·爲國家謀富強云云·說得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即不諳華語之外國同學·亦覺津津有味·毫無倦厭

最後新主教起座操意語向衆答詞。雖其意文不若意國人
之流利自若。然而句句出自心腑。使聽者不得不有動於衷
深表同情云。蓋新主教以極誠懇的態度。極謙恭的言辭
分別致謝在場各位。自舉樞機剛主教。巴主教本校校長
及神師以至全體傳大學生無不一道及。尤其對於畢樞

機更顯知恩報愛之深情。故新主教語罷。畢樞機不自由主
地立刻起座作一席極痛快極有意義的演詞。畧謂「今天張
主教的祝聖。不單是全中國民衆。全體傳大學生當作極光
榮極有可慶祝的一日。即我老樞機也引爲莫大的幸榮。今
日我雖因故不克前來躬行祝聖典禮。但是我已親自委托給
我的摯友 Card Gremonesi 樞機代行了。就像我親行了一

般。我們當提起十年前的今日。當今聖教宗在聖伯多祿
大堂內親手祝聖了六位首任華籍主教。後來在一九三三年
六月十一日。教宗又祝聖了三位中國主教。是時適值傳大
遷移致命聖人中精多 Jacentus 的聖髑。三位新中國主教亦
忻然光臨參加。這般事蹟。在目下回想起來歷歷如昨。總
之。中國主教不特爲全中國民族的光榮。而且是傳信部的
鮮花美果。亦是傳信大學的理思佳賓。可是今天我們所慶
祝的新主教。乃是本大學傳教學系的教授。是本大學的自
家人。是本大學藉以先耀門庭的人物(掌聲雷動)余素知新

主教之才學出衆。道德超群。又在羅瑪聖京講學三載。明
悉公教的真精神。飽嘗聖教宗的德澤。將來回歸祖國。當
必有一番驚人的事業。敬爲預祝云云」。演詞數畢。已
極盤交錯。盡歡而散。
(傳大來稿)

●●中國傳●● 全國近年來，傳教事業大有進步。尤其是去
●●教事務●● 年的成績。據徐家滙光啓社所出版之一九三
●●近况●● 七年「中華全國教務統計」云。現在全國教

友有二。九三五。一七五。幾近三百萬。較之去年(一九
三五)加增一一五。三三六。成人付洗有一〇六。三一六
。今將最近數年之統計比較列下：

年份	加增數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	二二,〇九一
一九二九—一九三〇	一七,七七三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	四二,四四九
一九三一—一九三二	二九,九〇一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	六〇,八一八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	七八,九〇八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九六,四五〇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一一五,三三六

全國現在共有外籍教士二,七一七。本籍教士一,八

三五·共計·四五五二·大修院修士有九八三·小修院修士有五·九九二·外籍修女有二·一二〇·本籍修女有三六二六·共計五·七四六·

檳城山仔聖

英屬麻六甲教區·現任華大主教·於

堂歡迎華大

陽曆九月廿六日下午四點·駕臨山仔

主教盛況

聖母升天聖堂·該堂轄下教友·由駐

任薛神父領導·特於翌日(廿七日)上午彌撒後·舉行盛大歡迎會·晚間八點·并由該聖堂附設之聖瑪利亞學校學生·舉行游藝大會·茲將其熱鬧情形·詳誌之以餉閱者·

九月廿七日·適為主日·早晨六點·聖堂即三個大鐘

齊鳴·而天清氣爽·現出久雨欲晴之現象·聖堂門前·結

綵坊·上書「歡迎華主教」五大字·旁垂一聯曰·「偉

跡豐功·遐邇士民領頌望·振聲發蹟·中西黎庶仰高風」

·綴以青草鮮花·極為雅觀·及八點鐘·遠近教友齊臨·

人數約在五百左右·由華大主教親作彌撒·并放聖振·領

聖振者男女老幼·計有六十二人·時一堂肅穆·鴉雀無聲

·約經二點鐘久·彌撒始告完畢·彌撒後·即在聖堂前舉

行歡迎禮·由羅道雲先生致歡迎詞·詞畢·請主教操潮語

酬話·旋即攝影散會·散會時·衆教友復一一向主教舉行

親手禮·主教則各贈以像片·以爲紀念·

下午二點·該堂教友·所組織之進行會又舉行茶會歡

迎主教·席間·主教對於當地教友之生活情形·詳加慰問

·并謂主教在新加坡辦有一英文週報·在可能時·擬添辦

一公教華文週報·并擬將新加坡聖伯多祿聖堂附設之中英

學校·逐漸擴充爲中等學校·以培育一般公教青年·可見

主教對於文化教育事業頗爲注意·至四點鐘·賓主始盡歡

而散·

入夜八點鐘·該聖堂所附設之聖瑪利亞學校·舉行學

生游藝會助興·游藝台搭在學校後面之曠地上·台額書「

歡迎主教游藝會」七大字·旁亦配以聯曰·「信友大歡忻

·攘往熙來迎主教·學生小技藝·清歌曼舞悅嘉賓」·中

掛國旗校旗·又有布景紙花等·佈置得堂皇雅觀·由事前

學校當局·曾散發通告·歡迎各界士女免費參觀·故天甫

入晚·視客即已源源而來·尤以外教人爲更踴躍·及表演

時·真有車水馬龍·人山人海之概·首由明月音樂團奏樂

·次由駐任薛神父宣佈理由·學生唱歡迎主教歌·歌畢·

即按次舉行各種游藝·翌日當地之華文報紙如光華日報·

星洲日報等·爭相記載·誠盛事也· (保祿稿)

爲募款獻... 愛國是人類的天性，所以沒有一個人不知
機祝蔣公... 道愛護自己的國家的，就是未開化的民族
壽宣言... 他們也很知道愛護自己的國家，所以當

着外患侵凌的時期，他們沒有不設法抵抗的。

愛國不但是人類的天性，而且又是天主的誠令，在天
主十誡中，既規定了孝敬父母的條例，所謂父母，不只是
生身的父母，即所謂代天主執權管理國政民事的長官，也
併包括在內，所以孝事父母，尊敬長官，是天主的嚴命
，家庭有難，受外人欺侮，誰也不肯袖手傍觀，坐視自己
的父母受人侮辱，自己的家庭，被人拆毀，如果有這樣的
人，人必不以人類視之，因為那是太無心肝的人，所以教
友除了由人類本性而生發的愛國心之外，又加上一層由天
主誠命而來的愛國責任，那麼，教友的責任，是雙重的，
是加重的，一個教友豈能不愛國，豈能對愛國運動，不加
以注意，不設法極力進行。

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對於國家的急難，也是很爲關懷
，我們在聖經上不是讀到他有一次對將被敵人圍攻的日露
撒冷，流淚痛哭嗎，凡屬好的國民，沒有不愛國的，凡屬
一個好的教友，更沒有不愛國的。

古人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的意思便

是說國家或興或亡，不在外人，全在國民自身，國家是我
們的國家，我們不願亡之，誰能得而亡之，孟子不是說嗎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國必自伐，然後
人伐之，如果把他的話掉換過來，我們不自侮，不自毀，
不自伐，人能奈我們何哉。

救國的責任，救國的加重責任，是加在我們教友身上
的，那真所謂「責無傍貸」了，無論說到那裏，那種重大
的責任，是逃不開的，這點理我想凡是教友，沒有不瞭解
的，那麼理論方面，我們不必多說，在實際方面，再說幾
句吧，因爲只有理論，沒有實際，理論是等於零的。

教友是應當愛國的，是應當擁護長官和領袖的，實際
怎麼辦呢，怎麼表示我們愛國的熱心，擁護領袖的誠意呢
，我們認爲除了爲國家，長官，領袖祈禱全能天主之外，
在物質上也應當有所表示，古人不是有「毀家紓難」的豪
舉嗎，現在可以說是要我們再來表演一次這樣的義行，實
際我們也已經表演了，因爲大家要知道當着我國領袖蔣委
員長五十壽辰的那一天，南京的于主教和公教進行會總會
長曾經用全國三百萬教友的名義，向委員長祝壽，祝壽不
是說空話，是要有實際的那天就以三百萬教友的名義，給
委員長呈獻一點薄禮，便是用五萬元，購買兩架救護機，

對於這個壽禮·不但使受禮者滿意稱許·就是代表教宗的蔡總主教也特別的降福了而後呈獻的·並且特別派于主教·陸總會長參加委員長慶壽大典·所以這個壽禮·意義深遠·把我們公教之公·與夫愛國·慈善等高尙的教義·大半表現出來了·全國教友聽到了這類盛事·能不歡善·能不踴躍·能不急速設法把那五萬元湊足·俾使我們久著胸中的熱炎·得一發洩之隙縫嗎·所以我們特作以下的懇切請求·

- 一 各位主教·教區領袖神長·總本堂及本堂神父·選擇合適的日期或瞻禮·向教友們特別講道勸捐·總期每個教友多少得作點獻議·
- 二 可分別組織男女募捐委員會·教區的或本堂區的各委員·可在堂門口募捐·更好到各家去走捐·
- 三 爲鼓勵大家努力起見·可以分別組織學生·農民·工人等募捐隊·向各處募捐·
- 四 各地公教進行會各級會·所有一切職員會員·亦應全體動員·在指導司鐸指導之下·或自捐·或勸捐·
- 五 所募之捐·先交各區主教保管·然後滙寄上海陸伯鴻總會長·至於各區捐款人名單·當由該區募

捐委員會妥爲保存·募捐結束後·將該項人名單彙齊郵送陸總會長·編印報告書·以昭信實·

總之·我們不應敷衍推托·應當急起直追·大家的事·應大家辦·如此就沒有什麼難處·所謂衆擎易舉是也·如三百萬教友一齊動員·此五萬元之數·不難一蹴而舉·希於最短期間·將此五萬元捐足·到那時·我們如果在天·主前一反省·才覺得我在這二十五年確實作了一件偉大事業·那時良心中又該見何等的痛快暢適·教胞們·努力吧·

中華公教進行會總部謹啓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蔡總主教●●公教進行會總部所發起的這件事業·不只●●特別降福●●應當贊成祝福·而且極應輔助·把這件事●●與介紹●●業向全國教區領袖神長·極力介紹·我認爲這是我的快慰·也是我職責·

愛情的鎖鏈·結合一家的弟兄們而爲一·這是聖教會的首要誠條·這也有愛護本國的真理和要素·

在一個完全的社會中·如果「一個肢體感受痛苦·其餘各肢同有一樣的感覺·或者一個肢體有榮·其餘各肢也同歡樂焉」· 格林多第一書 章十二節二六

所以一個真實的公教教友·和他的祖國同其休戚·同

祈禱：一同工作，而且按着個人的力量，用自己的所有，去補助公共的需要。

爲此各位教區的領袖神長，應勸所屬教友，樂意贊助這個偉大事業，因爲爲救護本國之所捐助，將要變自身的利益的。

宗座駐華代表總主教蔡寧一九三六·十一·二五·

惠大主教泰縣教務，由歷任本堂司鐸之慘澹經營，

祝聖泰縣而異常發達，尤自張縣長維明就長斯邑以

新堂誌畧來，提倚公教，不遺餘力，緣是民教相安

公教主義，得以宣傳無阻，而信友之數，亦日增月盛，

於是原有聖堂，遂感隘狹，不足以容衆，現任本堂司鐸周

若公，有鑑於此，特請羅修士設計，另建新堂，即於本年

三月間開工，不數月而新堂告成，美輪美奐，顯着現代藝

術精采，而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惠主教主禮祝聖開幕，參

與者，有張縣長夫婦，桑會長，項蓬二總鐸，徐曹朱三司

鐸，及各會口教友，共有四五百人之多，當晚縣政府宴請

主教司鐸等，席間觥籌交錯，樂也融融，翌晨，八下鐘，

主教爲百餘男女教友行堅振禮，繼行大禮彌撒，午時本堂

周若司鐸設宴老堂，敦請泰縣軍政黨各界要人，到者有泰

縣縣長張維明，會計主任謝鳴霄，縣府秘書程魯齋承審員

矯國昌，科長馬仲冕孫毓琳，韓少黎，縣黨部委員單掬辰

·孔立中·縣公安局長蔡中佛·縣立醫院院長張伯葵·紳士凌直·支更生·款產主任陳禹卿·記者公會主席鄒航南·縣商會主席曹德良·救濟醫院院長盧止庫等二十餘人，席間張縣長起立演說，畧謂天主教教義，與我國舊有道德，及新生活運動條件，頗相符合，鄙人亦教友一份子，願諸位來賓，在公餘之暇，對於天主教教義，加以深切之注意與研究，並希相率來歸真教，以挽救各人靈魂云云，辭氣莊重誠懇，直諒坦白，繼由惠主教起立致答詞，畧謂，承縣長與諸位駕臨敝堂，不勝榮幸，天主教之宗旨，固然首先勸人恭敬天主，救己救人，但亦導人奉公守法，勉爲良好國民焉，故政教必須相輔而行，始克有濟，諸位頃聞縣長之演詞，藉識天主教之真面目矣，夫天主教之主教司鐸之在中國者，無分中西，皆願竭盡棉薄，服務中國，造福社會，唯恐不及焉，諸位以前對於我天主教，既有澈底之明瞭，承蒙賜與不少援助，本主教深表感激，惟爲以後中國前途之幸福計，更望諸位協助進行，以獲同舟共濟之福云云，宴畢，來賓入新堂，望聖體降福，後乃一一握別而散，按張縣長爲行政長官，此次在稠人庭座之中，直認信友不諱，是即耶穌所謂，人之承認子者在聖父前，亦將承認之者，其人歟，甚望天主有以報縣長之信德表示，而泰縣各界亦得由此而認識公教，崇奉真教也幸矣。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爲憑)

- 十一月廿一日 匪僞軍殘部退集百靈廟前方形勢沉寂 傅作義電覆德王態度嚴正 揚永泰舉行公葬 德方否認日德同盟但將訂立文化協定
- 廿二日 李守信匪部再犯興和被擊退 晉閻召開軍事會議 俄日關係又趨緊張 法故內長舉行國葬
- 廿三日 德王離嘉卜寺他往 段茂瀾等到綏謁傅 蘇聯法庭判決德人一俄人八處死刑 西班牙內戰引起各國新鬥爭
- 廿四日 綏勦匪軍大捷 國府批准中臘條約 宋子文抵廣州 李滋羅斯盛稱我國復興 英法對西班牙嚴守中立
- 廿五日 陳誠飛并謁閻 北平學生休假兩日 滬市政府正式發表李公樸等被捕經過 德日反共協定成立
- 廿六日 我官方面聲明仍恃自力防共 綏軍事告捷 各地起狂風 蘇聯大會開幕史丹林向法西斯挑戰 英美法反對德日協定 意海軍大檢閱
- 廿七日 立法院通過修正出版法 綏遠前綫沉寂 西班牙京城居民二十萬撤退 軍械大王柴哈羅夫逝世
- 廿八日 外部發言人表示我土主權完整不容第三者侵犯或干涉 赤峯承德日軍準備緊急出動 意日協定成立 西班牙爲意德干涉內戰訴諸國聯
- 廿九日 蔣委員長出席洛軍校紀念週訓話 綏將領商談防務 李守信部在嘉卜寺反正 李維諾夫痛斥法西斯主義
- 卅日 綏將領商定勦匪具體計劃 陳誠出發前綫視察 張外長接見義大使 德向英保證德日協定不含秘密條款 蘇聯宣布現有空軍力
- 十二月一日 黃紹雄朱家驊調任鄂浙兩省府主席 國府令撤銷駐鄂主任公署 蔣方震等返國抵滬 李滋斯再論發展中英貿易 西班牙京畿戰事激烈
- 二日 商都附近有戰事 青島日紗廠全部停工 宋子文等飛海口視察 胡適在滬演講歸來之感想 泛美和平大會開幕羅斯福致詞 意日正式宣佈兩國成立協定
- 三日 外交部向日使要求撤退青市日兵 大廟子匪僞反攻受重創 英王婚事引起軒然大波 日本海軍艦隊改編
- 四日 中央統一外交職權 匪僞反攻百靈廟慘敗 立法院通過衛生署組織法 滬市府舉辦市民勞動服務 英首相宣布不擬創訂法制通融國王婚事
- 五日 匪機飛百靈廟擲彈大肆轟炸 滬粵無線電話通話 英王進退問題臨最後階級
- 六日 蔣委員長到西安視察 忱鴻烈拒絕日方要求 宋子文自粵飛桂 黃郛今晨逝世 滬寓 意黨軍助西叛軍作戰

法衆院信任白倫政府

七日綏北國軍進逼大廟子 青島事件談判稍接近 段前執政棺槨發引由京滬車運京轉平 蘇俄新憲法通過生效

英首相向下院發表宣言

八日王英匪部紛紛投誠 段祺瑞棺槨過京北上 存滬古物 首批運京 英王婚事波瀾辛夫人發表聲明書 西班牙兩

軍準備大戰

九日綏北國軍推進 中英庚款會通過京贛路借款案 菲總統奎松到港 黨政會銜通告市民貢獻一日所得 日橋密院開會有田說明外交關係

十日青島事件雙方商定解決辦法 某方飛機轟炸反正部隊

黃琪翔回國抵滬 英王愛德華八世遜位亞爾培一世繼位

英法邀德意俄葡調解西班牙內戰

十一日立法院通過兩勞資法 青島事件解決 外部負責人

解答日外務省之聲明 英國會通過三讀遜位案成法律

西班牙外長出席國聯會發表演說

十二日張學良率部叛變 蔣委員長在西安被劫持 菲總統

奎松抵廣州 英王喬治六世宣布登極 國聯接受英法建

議調停西班牙內戰 美洲二十一國贊成訂立協商約

十三西安情形混沌 馮玉祥電勸張學良 國府特派何應欽

等爲軍委常委 宋子文劉維熾由粵抵滬 泛美和平公約

簽字 德意葡拒絕調解西亂建議

十四日中央各委交換意見 端納飛抵西安 青日紗廠復工

滬各團體等分電張學良勸悔改 國聯委員會開始討論修

正盟約問題

十五日端納在西安晤蔣 政院議決對外方針仍秉既定方針

辦理 艾登闡明英國外交政策 美總統由南美返國 各

國仍停付欠美戰債

十六日國府明令派何應欽爲討逆總司令 匪機飛綏東偵察

滬市黨部急電勸告張學良 美洲中立公約草案內容 國

聯委會通過對華技術合作程序

十七日子右任離京西上 宋子文晚抵京 滬各團體電請出

師討張 日本破獲神兵隊 西班牙叛軍又轟擊瑪德里

英與利比亞復交

十八日蔣委員長今日可返京 蔣鼎文返京談蔣在陝沉靜如

常 于右任過鄭赴洛 吳市長通電擁護中央討伐張逆

英國宣布保留舊艦建造新艦 法國預算案通過衆院

十九日蔣委員長仍未脫險 宋子文飛抵洛陽 邵元冲等在

西安殉難 英美開始海軍競爭

二十日宋子文由洛西飛 黃紹雄抵鄭州 日大使川越晉京

徐堪飛滬主持金融事業 泛美大會通過中立公約 英新

皇定明年五月加冕

中華民國廿六年一月上海主教惠

准

●本社啓事

- 一、本社編輯及事務二部，設在上海徐家匯，凡訂閱本誌及改換地址等須直接寄至徐家匯本社事務部，定單號碼須詳細註明，否則無法照辦。
- 二、凡匯報資郵票十足通用，如匯款須有郵局匯票上寫明徐家匯郵局，信中切不可放法幣。
- 三、二十五卷全年本誌尚有完全，凡購買者，特價洋一元，寄費一角，并贈賽夫人傳一本，惟須現款。
- 四、凡定本誌十份以上者，上年另贈一份，本年取消贈送。

●徵求聖教前賢遺籍通告

全國聖教同志公鑒查我教中前賢書畫著籍在明末清初出版者甚多，嗣因教難散佚罕見，敝社收錄雖有若干，頗苦缺乏，用特請求各方同志留意採訪，如蒙贊助實深感荷，再者李問漁、譚翰如有藏留者，亦望惠下以便保存為感。

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

●本社出版書特價九折并免寄費，惟須現款直接寄至上海徐家匯聖教雜誌社事務部

- 社會學概論 四角
- 社會經濟學概論 三角五分
- 公民課本 第一冊 原行編 二角五分 第二冊 法制經濟 一角
- 探原課本 四角
- 小英雄 三角五分
- 十字架影 二角五分
- 彌撒和教友生活 三角
- 增訂徐文定公集 五角

聖教雜誌 第二十五卷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本誌	定價	國外	定戶注意
一冊	一角	國外全年	凡訂閱本誌或連郵費二
一冊	一角	連郵費二	改換地址須註明定單號碼
一冊	一角	元四角	（明定單號碼）
一冊	一角	香港澳門	（續定者）直接
一冊	一角	郵費一	寄至上海徐家匯
一冊	一角	元七角	惟聖教雜誌社

廣告	第一地位	全而半而四分之一
特等	每行而之而四十五元	廿四元
優等	每行而之而四十五元	十八元
普通	每行而之而四十五元	十元
如用五色及彩印	每行而之而四十五元	十五元

登全年者按十個月計算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五色及彩印每目另議 繪圖刻圖亦另議

Rogantur lectores Cheng kiao tsai-tche ut deneceps subscriptiones, et mutationes directorum (addresses) semper cum schedula ad ministratque rationes pecuniarum directe ad Adm nstratrones "Revue catholique" Zi-ka-wei, Shanghai mittere velint, non ad T'ou-sè-wè

● 上年聖教雜誌每期要目

第一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六期

- 中國傳教得力於學術之歷史
男女間
誓反教在華繙譯之聖經
天主教與社會主義
耶穌傳
- 許續曾奉事天主虔誠問題
幾個潔德的仇敵
創立耶穌會之聖依納爵
耶穌傳
俄國宗教信仰衰敗之原因
- 天主教對於中國社會問題所演之實效
潔德是一個戰爭
聖依納爵成己成人之工作
耶穌傳
- 開封僧太教概論
得到山額夫人再度來華的消息後
耶穌傳
怎樣耶穌會士的服從心
旅杭日記
- 太平天國之宗教
潔德的堅甲利兵
十字架十一次顯現中國考
耶穌傳
耶穌會士怎樣訓練成功的
- 唐景教碑出土史畧
潔德的敗仗
宗教自探討
耶穌傳
耶穌會在教育界上之威權

第七期八期九期十期十一期十二期

- 唐景教論
關於太平天國之幾種書籍
潔德的勝仗
寫在世界公教出版展覽會前
耶穌傳
- 羅馬教廷與蒙古通史畧
廬陵鐵×索隱
耶穌傳
耶穌會士之傳教工作
海水及其富源
- 元代之昂斯脫里異教
比較宗教史學建設前
耶穌傳
耶穌會助理修士和附屬機關
徐文定公毛詩六帖出現記
- 徐文定公科學說
比較宗教史學建設前
怎樣研究宗教學
物類原始
世界公教出版展覽會巡禮
- 羅馬公教道德之研究
飯依羅瑪公教之程序
人一死萬事就了麼
世界公教出版展覽會巡禮
聖跡叢談
- 二十五週年之聖教什雜
李明角譯近二十五週年紀念
創辦本刊的潘林麓譯
前本刊副主任長魚門譯
聖教雜誌二十五週年回顧
二十五週年本誌在思想界上之威權